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七

歌吟 一十八首

襄陽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襄陽歌宋隋王製作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

似泥

齊賢曰唐地志襄州襄城郡襄陽縣有峴山在縣南十里世說接籬衫隋樂志梁武在瘡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

兒義師與實以鐵騎揚州士皆面縛如謠言及即位更造新聲帝自為二曲後漢周澤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疾窺問所苦澤怒以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當出語曰生出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二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王績曰已上事並見五卷襄陽曲注霍去病傳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言日鷓鴣杓鷓鴣林百年欲沒也南史庾崇祖傳曰自可拍手笑殺鷓鴣杓鷓鴣林百年

三石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齊賢曰鷓鴣水鳥也其頸長刻杓為之形山海經黃

山有鳥其形如鷓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鷓鴣杓為之形今人以海螺如鷓鴣形作之亦曰鷓鴣杯並酒器名也王績曰左氏傳曰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前太白詩曰百年二萬六千日者意蓋出此 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釀

陪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

齊賢曰高麗有鴨頭綠水唐志安

東都護府故漢襄平城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南至鴨綠江其水如鴨頭綠也漢西域傳大宛國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頭毛詩為此春酒釀向新序曰紂為酒醴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王績曰醅釋名酒未漉也糟酒滓也王充論衡紂釀酒積糟因為丘此形容著酒思想之極云耳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

歌落梅重傍便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

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

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

之哀

齊賢曰潘安仁笙賦基黃鐘以舉前望鳳儀以羅形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以象鳳翼馬融笛賦曰近世獲笛

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李斯臨刑謂中子曰雖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詩我姑酌彼金罍康信至北方愛溫子昇韓山寺碑曰淮韓山寺一片石堪共語王績曰羊公事見第五卷襄陽曲詩注 清風

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鎗



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夜

聲齊賢曰唐舒州同安郡阮籍詩梁王安在哉古歌曰巴東三峽巫

不謝諫不妄交接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

明月晉山公曰結叔夜醉若石山之將頹楚襄王事見一卷注宋歐

陽永叔曰落日沙沒岵山西劍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

家爭唱白鶴觀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

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

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關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郵闕

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齊賢曰華真曰南陽郡治宛在京

詩江南佳麗地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栢揭

其東注武關山為關在西東觀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買為春陵節侯

至其孫考侯仁以春陵地勢下濕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以蔡

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國傳至南頓侯實生光武故識稱白水真人漢

志曰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西京賦北關甲第當道直啓漢書

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王贊曰曹植詩壯哉帝王居住麗殊

百城漢書論曰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

水真人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鄧市中空地一日居

也崔豹古今注關市垣也古詩西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

陶朱與五穀名播天壤聞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

齊賢曰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史

蠡滅吳乃裝其輕寶珠王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無

何致產數千萬乃擲其重寶問行止子陶自謂陶朱公晉獻公滅虞

虜百里侯以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侯亡秦走宛楚郢人執之

穆公聞百里侯賢使人請楚曰吾勝臣百里侯在焉請以五穀羊皮

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

曰五穀大夫出說三城之妻謝道韞曰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陰

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更始元年遂

納為后禮記楊休玉色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事見一卷

注楚辭美人欲醉朱顏酡王贊曰張協詩曰名與天壤俱楚辭容則

秀雅指朱華鮑照賦

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閑遨遊盛宛

日陋荆姬之朱顏

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卧龍

客長吟愁鬢斑

齊賢曰漢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光武起於

宛都於洛陽遂以宛為南都故曰宛洛紅陽縣

本侯國師古曰紅俞音踰白河即白水河劉表在襄陽築臺名呼鷹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南陽人先主嘗訪士於司馬德操德操曰此間

自有伏龍鳳雛伏龍諸葛孔明也鳳雛龐士元也君鑿齒曰西望隆

中想卧龍之吟盛弘之荊州記曰鄧城西七里有獨樂山諸葛亮嘗

登此山作梁父吟士贊曰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列子秦青無節悲
歌聲振林木響過行云范曄詩流雲起行蓋詩以激以游古詩遊賦
宛與洛班固西都賦曰冠蓋如雲曹植詩冠蓋相追隨又輕裾廣履
還曹植詩走馬長柳間蜀志諸葛亮家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好為
梁父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也此人可就見
不可不致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後魏李冲年四十而鬢髮
白班

江上吟

木蘭之棹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子

斛載妓隨波任去留齊賢曰蜀都賦木蘭棹注木蘭大樹葉
似長生冬夏榮上林賦沙棠檣注沙棠

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楚辭桂櫂兮蘭枻廣記美成帝與
飛燕戲大液池以沙棠為舟以紫文桂為施枻卓曰得酒滿數百
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便足子一生矣士贊曰楚辭蘭

棹方柱舟陳琳檝隨波飄流陶潛詞曷不委心任去留仙人有待

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岳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

榭空山丘齊賢曰九域志鄂州有黃鶴山黃鶴樓圖經云費文禰
仙去駕鶴來此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鳥鳥者每旦之海
上從鷗鳥遊史記離騷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左傳曰楚子成章華
之臺杜預曰在南郡華容縣士贊曰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又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黃鶴樓在鄂州西南隅
黃鶴山上海齊志云仙人了安東黃鶴過此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
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張伯松見揚雄方言曰是樂
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史世家楚靈王作章華臺曹植詩生查華屋處
零落歸山丘

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

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齊賢曰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
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鼎
間州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
人多不死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流上有文視山有金池水石
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
家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
日即達東萊士贊曰後漢桓譚傳發搖大山而湧北海詩云蓬浪笑
傲謝靈運詩復滄洲趣此達者之詞也漢水無西北流之理功名
富貴不能長在亦猶是乎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

百轉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

青紫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

和鳴聞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君雲去千門萬戶

皆春聲齊賢曰史記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沼夫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春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諸

文輝詩紫殿肅陰陰曹子建詩好鳥為高枝士贇曰瀛洲紫殿皆宮苑名並見五卷詩註西都賦雕玉真以居盤西京賦雕楹玉碼郭璞爾雅注鳳凰應德鳴相和江淹詩日暮

碧雲合漢書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是時君王在鎬京五

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

始向蓬萊看舞鶴遠過藍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

苑願入簫韶雜鳳笙齊賢曰漢志武王治鎬師曰今昆明池應玉清隱書曰金霄鬱紫霄唐制朝會之仗三篇當上分為五仗皆帶刀提仗列于東西廊下每日以四十二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天子出則有細仗黃麾仗舞鶴賦舞飛容於金閣雜出題天子御玉輦立希範詩輕黃承玉輦觀明遠有舞鶴賦尚書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樂書曰舜作十管韶蕭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十日之數談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鳴蓋其簧十二以象十二律其一以象笙上贇曰漢高帝紀曰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彩王子年拾遺記穆天子御黃金鑿玉之輦從朝及暮而寤守廟之內編焉通典秦以輦為人君之乘漢因以雞玉為之方徑六尺蓬萊藍石當時宮苑名列仙傳王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萬
詠涕泗連齊賢曰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為節壺邊盡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萬

詠涕泗連齊賢曰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為節壺邊盡

觴登御筵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

紫泥封之齊賢曰曹

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

齊賢曰九重言天子有九門一關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

之陛涉赤墀之塗曹天子赤墀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瑣其門刻為

連項而青塗之天子制也王贇曰班固二都賦序雅容揄揚著於後

朝天數換飛龍馬救

賜珊瑚白玉鞭齊賢曰唐天駟監海左右六開分二一既一日祥麟二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駝音明帝有

與慶官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注云杜陽雜編載代宗嘗幸

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
尾相就舒之則頭尾如蠅雖以齊鎖銀所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
以蟬聯綉為囊碧上絲為鞞又曰涼州記咸亨二年發張駿陵得輿
飾以珊瑚觀此事則知宣大白之時必當乘御流之馬而揮此鞭矣
世人不知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齊賢曰史東方朔行

以先生為狂朝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
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
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金馬門者官者門也門傍
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見人白星精黃帝
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周為老聃越為范蠡齊
為鳴夷子夏侯湛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也
西施宜笑復宜

頰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柰宮中妬

殺人齊賢曰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

子而走史記女無美患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王贊曰楚辭嫫日宜笑蛾眉曼只又既含睇兮又宜笑只又眾女嫉蛾眉兮古詩白揚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及前後詩集序其意目見矣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幽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

急愁雲蒼慘寒氣多齊賢曰九域志邠州新平縣有龜邑歸

家此為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宵出飲二百杯明朝

歸揖二千石齊賢曰後漢百官志中二千石月奉百八十斛又

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蕭颯繞客衣寒

灰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齊賢曰選詩光輝有五

吾兄行樂窮曛旭滿堂有美顏如玉趙女長歌入綵

雲燕姬醉舞嬌紅燭齊賢曰揚惲書曰人生行樂耳古詩燕趙

方列趙女逸詩雖有姬姜姬周姓也姜齊姓也後世遂以姬為美女
顏陸機詩玉顏侔瓊蕤詩云有女如玉史李斯書曰甘治窈窕趙女
不近於側也成公綏琵琶賦曰飛龍列舞趙女駢羅張衡賦女娥坐

李詩註卷二

五

而長歌舞賦展清声而長歌在傳齊人伐北
燕人歸燕姬舞鶴賦燕姬泪色巴童心取
狐裘獸炭酌流霞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齊賢曰詩狐裘蒙茸獸炭以炭為獸形如紅麒麟之類抱朴子與
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迎我升天以流霞一杯与我飲輒不飢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齊賢曰西嶽華山崢嶸高貌謝玄暉詩天
際識歸舟西京賦復陸重閣轉石成雷十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齊賢曰尚書中候曰成土觀于洛河
沈璧孔畢王退侯至于日昧榮光並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賜勿華陷襄師古曰勿古掌字華襄二山名也王贊曰江淹書曰榮

光塞河史漢高帝紀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王于年拾遺記黃

狐裘獸炭酌流霞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賜勿華陷襄師古曰勿古掌字華襄二山名也王贊曰江淹書曰榮

而長歌舞賦展清声而長歌在傳齊人伐北

燕人歸燕姬舞鶴賦燕姬泪色巴童心取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狐裘獸炭酌流霞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賜勿華陷襄師古曰勿古掌字華襄二山名也王贊曰江淹書曰榮

而長歌舞賦展清声而長歌在傳齊人伐北

燕人歸燕姬舞鶴賦燕姬泪色巴童心取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狐裘獸炭酌流霞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賜勿華陷襄師古曰勿古掌字華襄二山名也王贊曰江淹書曰榮

而長歌舞賦展清声而長歌在傳齊人伐北

燕人歸燕姬舞鶴賦燕姬泪色巴童心取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狐裘獸炭酌流霞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古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曰

靈壁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

鬪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

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掌開其上足踏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

子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二峯直上晴霧可觀河東賦河靈鬪

賜勿華陷襄師古曰勿古掌字華襄二山名也王贊曰江淹書曰榮

而長歌舞賦展清声而長歌在傳齊人伐北

燕人歸燕姬舞鶴賦燕姬泪色巴童心取

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

華

渴詩崇棟之華鄂不韓韓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壯茂傳茂曰貧人女古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伊焉王贊曰禮玉

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稚舒京獻皇后從弟性豪

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持小炭為膏以物和之作獸後何郡

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焚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

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夫方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備其反

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頌陸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如帶張說華山銘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璞江賦盤渦轂轉凌濤

類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壁

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

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

黃二日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兩山首陽太華也禹貢同

為逆河至于海郭緣

觀王贊曰華山記山有蓮花峯又見二卷注唐開元記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嶺起雲臺閣道連窈冥

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洒掃靡姑搔背指爪

輕齊賢曰列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遠博麻姑手爪不如人爪形皆似鳥爪蔡經心中私言若背大痒

時得此爪以肥背當佳也王贊曰道書云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丹丘生即元丹丘也明星玉女見二卷註東漢書百官志曰誰當搔其背

辨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

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或故人飲騎二茅龍

上天飛齊賢曰周易闢戶謂之乾闥戶謂之坤闥皇神告錄曰隋

飲離語及時事曰公積德之門員至貴之表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

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謂誰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神器已

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疑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倘或備就

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為其佐帝曰先生安在曰隱居樵社問帝遂

袖劍詣焉將不利於丹丘然先生道德弘遠貌若冰壺觀其儀貌心

駭神聳伏謁於苦宇之下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

於時者願晦跡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辭之武德初密遣太宗訪焉則

其室已墟矣天子之門九重仙傳拾遺曰嵩山北有大穴一穴嘗

墮其中行十許日見草室一區有二仙對碁局下有數石白飲斐告

觀碁者與飲之思氣力十倍半年出蜀青城山歸洛問張華曰此仙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僊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

齊賢曰唐許州潁川郡乃潁考叔所封唐潁州汝陰郡嵩山中嶽祠

隸唐河南府登封縣詎府一百二十里說文山小而高曰岑古白鴻

嶺然亦以介籍翻紫煙郭璞詩駕鴻乘紫煙王贊曰道書嵩高之東

龍門之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潁水堯聘許由之與猶有壇

壇列仙傳肅父贊曰二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

騎飛龍耳生風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齊賢曰太白寄嵩高山焦鍊師詩序曰余訪道少室盡登二十六峯左

傳奉以周旋春秋元命包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辨命論曰星虹樞

跨北嶽莊子廣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王贊曰戴延之

西征記嵩山其山三十六峯東曰大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高其

巔名也劉向列仙陶安公傳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

以亦龍至期赤龍到大
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

扶風豪士歌

洛陽二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

血白骨相撐如亂麻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范陽

二月祿山在洛陽廣平王入洛陽大陳兵於天津橋劉盆子傳白骨

蔽野漢書天文志死人如亂麻王贊曰揚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

揚礫天津見卷注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蔡文姬詩城

郭為山林延宇生荆棘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蓋覆漢書武帝五子贊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

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此祿山陷京師時作也

我亦東奔向

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

掃落花梧桐揚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齊賢曰吳

都建業也谷永策曰黃濁四塞覆冒京師陸士衡有豪士賦士贊曰

古詩浮雲蔽白日漢書黃霧四塞莊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有日

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

東土之太平日若也扶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同時避亂於東吳

而與太白銜金酒接殷勤之歡者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

尹子列子陳駢揚朱孫臏王廖倪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扶

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

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趙舞香風

吹齊賢曰漢武帝徙豪茂陵郭解貧不中詈吏恐不敢不徙將將軍

薄嗜酒每大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連沾醉時突入見遵

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閣入士贊曰蜀志諸葛亮傳司

馬官王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鮑照詩握君手執盃酒意

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

日報恩知是誰齊賢曰史記齊威王少子田嬰封於薛曰靖郭

惠王弟勝曰平原君封於東武城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魏昭

少子無忌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黃歇事楚頃襄王

王卒考烈王以為相封為春申君客三千人上客皆躡珠履士贊曰

賈誼過秦論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公子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於是六國之

士為之謀以通其意索隱曰六國韓魏趙燕楚齊也史孟嘗君曰文

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

所知也漢谷永傳齊客傾首公門以報恩施

撫長劍一揚眉

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張

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齊賢曰孟子大無劍疾

戴禮曰孔子揚然揚眉毛詩揚之水白石鑿鑿班超傳單于脫帽徒
洗黃石事並見前卷註上贊曰楚辭撫長劍方玉珮列子曰離朱子
羽方豈試皆揚眉而望之清水喻目白石喻齒詩其實離離事見史
留侯世家意謂良未達之時惟此上老父知之黃石則直以老父為
黃石公也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

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齊賢曰海賦餘波洶湧乃都賦金

逸曰丹丘書夜常明十贊曰陸機詩置酒高堂蓬萊瀛洲皆仙
境見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洪波見後註雲笈七籤天台赤城山係第
六洞天在天台縣赤城海外神山也王子年拾遺丹丘千年一光中
燒至聖之君以為太瑞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知

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

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竟祗將疊嶂鳴

秋猿齊賢曰會稽土地記云邑在山陰故以名世說道一道人從
都下還東山經吳中雪下諸道人問之壹公曰風雪固所不

論乃集其慘蒼翠已上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王子猷居山陰夜大
雪眠覺開空命酌酒望皓然上贊曰會稽山北曰山陰謝靈運詩對
嶺臨河溪桃花源海泰人事見前卷注此八句是詠其圖寫之妙江
淹詩何用若人心竟左傳心之精爽只是為魂魄任助詩疊嶂易成響車
以夜

後悲與君對此懽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

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齊賢曰孟原漁父云行吟澤畔詩公

遊赤城進帆詩揚帆采石華鮑明遠詩穿池類溟渤汗溟渤二海名
上贊曰左傳曰禍未歇也謝靈運詩芳草亦未歇又念離情未歇馬
融廣成道曰方餘皇連洪舟張雲帆施蜺幃十洲三島記滄海外別
有圓海繞山圓水色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博
物志心四海之外皆復
有滄海東海古稱渤海

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雲朝

滄石中髓小山連縣向江開碧峯巖巖綠水迴余配

白毫子獨酌流霞杯齊賢曰王逸楚辭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
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好士八公之徒

若作篇章分告辭賦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大雅小雅神
仙傳王列尊獨之太行山忽見山破山裂青泥流出如髓列散食數
九如排太因携少許歸与蕊叔夜即与列烈往視之斯山已復如故烈
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仙經曰神山五百年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
服之壽壽壽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牖蕭
天相畢 颯松聲起馮厓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携
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齊賢曰郭景純詩綠蘿結
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正青歸去來詞倚南牖以寄傲郭曰稱法真
曰名可得聞身誰得而見神仙傳淮南王安召天下方術之士有八
公詣門皆須首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難問之曰我上尚欲求
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今先生年老似無駐顏之術八公笑曰聞王尊
禮賢士故速致其身何以年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少矣
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色如桃花門吏走白王王迎
登思仙之臺執弟子禮北面叩首願道君哀憐八童子乃復為老人
曰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畫地為江河黃士為山嶽一人能乘虎豹致
蛟龍沒鬼神分形易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一人
千變万化恣意所為行宮易室一人能前深成金凝水為銀水鍊八
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時雷被伍被誣告
安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曰可以去矣即日升天八公去
安所踏山上皆陷成跡安臨去問八公曰可以將交親俱至彼便還
還否八公曰但不得過五人即以左吳王春傳生等五人至玄洲便

遺還劉安招隱士口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士贊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梁園吟

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
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
園歌 齊賢曰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海賦波如連山漢梁王都唯
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孝王築東苑方二百里廣
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一十餘里晉灼
曰在城中東北角有脩竹園兔園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治宋城縣有
平臺復宮二十六王繫詩憂思壯難任魏武帝詩對酒當歌又憂思
誰忘王贊曰漢書注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西京雜
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睢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
相連延亘數十里許東巽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曰却憶蓬池阮

公詠因吟淶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
安可得 齊賢曰淶水古曲也王贊曰此乃太白觸景而吟阮籍蓬
池詠懷之全句耳今錄其畧于下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平

或曰即宋蓬澤也潘岳詩洪流何浩蕩莊子曰舊國舊都望之悵然

古樂府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唐都長安在西白遠離京國
故發西歸安可得之嘆也所謂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闕者歟 人生

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

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揚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

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齊賢曰易云樂天知命故不憂古輕薄篇

象床香綺被玉盤傳綺食上林賦樛棗揚梅魏明帝與崔浩語至中夜賜浩縹膠酒十斛水精戎鹽 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

同其味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王贊曰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平頭奴子擎履箱古詩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昔

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

古木盡入蒼梧雲齊賢曰魏公子無忌封為信陵君墓在東京開封府禮記舜葬蒼梧之野歸藏啓筮曰有

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王贊曰史記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當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於魏高

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嘗祠公子為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此言耕種者以後世也晉陶淵明嘗作集聖賢群輔錄內有戰國四豪魏信陵

君無忌其一也謝元暉詩曰雲去蒼梧野梁王宮闕今安在

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

海齊賢曰雪賦年歲將暮時既昏梁王不悅游於兔園乃置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西漢志河南滎陽縣汴

水在西南東漢水平十一年修汴渠王景築堤自滎陽至于東海口千餘里王贊曰阮籍詩篇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漢枚乘傳以病去

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武帝即位乘年老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漢本傳司馬相如以警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其好

也會景帝不好詞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陽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遊

士居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陶潛詩歲久呻吟此事淚滿衣黃不待人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

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齊賢曰古詩沉吟聊躡躡靈運詩沉吟為爾感謝玄暉詩鄉淚盡沾衣江文通詩零淚沾衣裳招魂曰菑蔽象棋有六博分曹並進酒

相迫成集而年呼五白毛詩我歌且謠晉書桓温請謝安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賦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

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曹孟德詩但為君故沈吟至今謝玄暉詩馳輝不可接何况

鳴臯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在清冷池作士贊曰按歸來子臯補之緝變離騷叙

此篇曰鳴皋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而文非其所能也蓋賦近於文故曰大鵬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辭也而出讓以為詩因為出之其略曰蟻螟朝龍魚目混珍璞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效屈原卜居及賈誼卑屈原語而白才自澆蕩故或離而去之云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競不可

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舸齊賢曰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皋山何為懷憂心煩勞洪河黃河也胡都交反小船也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王賈曰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陸機詩積雪阪長巖舞伯陽周易參同契曰龍鱗狹獺起

貌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厓縞

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齊賢曰詩曠

顛成子游曰敢問天籟乎子慕曰夫吹萬不同而使真自己也宗憲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王賈曰王文考靈光殿賦且嘈嘈人以天聽鮑照詩嘈嘈晨鼓鳴謝靈運詩茲山巨百里合沓與雲

齊陸機詩長風萬里舉滄溟者海之別名見前注玄猿綠熊

舔談釜岌危柯振石駭膽慄鬼羣呼而相號峯崢嶸

李詩註卷七

以路絕挂星辰於巖敷齊賢曰蜀都賦巖巖咆其陽楚辭虎

素雌陸機詩玄猿臨岸嘆楚辭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五臣文選海賦或挂骨於巖敷之峯又巖敷嶺高濤

送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

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

大雅於東洛齊賢曰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有清冷池謝惠連雪

如未至居客之右漢贊大雅卓爾不羣王賈曰楚辭君不行兮夷猶

幽居兮越巘寧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

齊賢曰乳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郭郵文周禮注巾猶衣

素月流天顧愷之傳人問會稽望不見兮心氛氲羅冥冥兮

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

風龍藏溪而吐雲冥鶴清唳飢鼯嘖呻竟獨處此幽

風龍藏溪而吐雲冥鶴清唳飢鼯嘖呻竟獨處此幽

默兮歎空山而愁人

齊賢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谷風冽虎興而致雲黑海鶴賦嗾清響於丹

注疾鶴聲也力計反燕賦賦皆闕磨鹿注鹿鼠士贊曰楚辭東方朔七諫哀時命曰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又莊忌哀時命曰蛟龍藏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蝦蟇嘲龍魚於深淵兮

目混珍珠嫫母衣錦西施負薪

齊賢曰屈原下居曰將與雞鶩爭食乎揚子解朝曰執蠶煥而

而龜龍說文在壁曰蠶煥存草曰蠶蟬蟬鳥與好喫徒顯切雜書口秦失金鏡魚目失珠張景易雜詩短蠶蟬蟬與蟾蜍魚目笑明月楚辭嫫母狡而自好一日黃帝妻貌甚醜音醜得採薪女西施鄭旦以獻吳吳滅歸楚士贊曰說文與飛蟬音醜也

無所憐以喻小人令而君子少也即楚辭衆人皆以行列兮黃帝愛幸之吳越春秋西施越之美女也楚辭諒不聽而勸壅兮使護護之曰得自前出之嫫母賢芳謂杜若之不可佩好嘉治之芬芳兮嫫母校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纔如入以自代白意祖此

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蹴躅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

齊賢曰許由巢父皇甫謐逸士傳堯時巢父常山君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業而寢其上時號巢父周易蒙卦用說桎梏左傳駟秦東軒三死無與踟躕結切躑私列切史記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史傳哭七日夜秦哀公為之寤無衣發兵敗吳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士贊曰巢由堯時之隱者夔龍堯時之臣此言巢由苦不以讓天下為高則亦將如夔龍之役人之役而勞力於風塵之中也釋文足版曰在手脚曰桎子也子曰桎梏死者禁也於史李斯傳申子曰有大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顯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故謂之桎梏也太白此句意出莊子古之所謂得志快事者身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軒冕之謂也說雅詩志快輕軒冕莊子聖人職事為仁張跋為義疏曰蹴躅用力貌音使翼曰自不能救楚於風塵之外史李斯傳却秦事見

吾誠不能學一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齊賢曰後漢書許劭少俊名節士贊曰後漢送民傳彼雖經有類沽名者然而婢蛇塵埃之中自致寢區之外異夫節智以逐淨利者乎後漢崔駰傳暴魯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家語孔子之知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鳴皋歌奉饒從翁清歸五厓山居

齊賢曰河南府陸渾縣有鳴皋山

憶昨鳴皋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閒覺時枕席非碧

山側身西望阻秦關

齊賢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秦關函谷關及武關也王贊曰謝莊月賦素

月流天秦關
見第一卷注
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陽好青松
來風吹古道綠蘿飛花覆煙草

賢才又漢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史記韓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九域志伊陽縣在云京南一百六十里古詩綠蘿結高林王贊曰史老子至關關公王善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又莊子著書十萬言又太史公云莫不著書以自見於世

仙翁愛清真才雄草聖凌古人欲卧鳴皋絕世塵

曰我家仙翁即所謂從翁者後漢張芝善草書上清文志曰芝尤好草書草字皆得神韻之草聖也李氏派出老翁故稱仙翁王羲之善書之清真也蓋鳴皋微茫在何處裁續仙傳云儒謂之士道歸之塵輝謂之為

五崖狹水橫樵路身披翠雲裘拂袖紫煙去去時應

過嵩少閒相思為折二三花樹

自外國將貝多子於嵩山植下種之實一年三花沈休文詩安仁採樵路王贊曰臨濟詩今後在何處宋王賦主人之友為禪日之華上翠雲之裘郭璞詩雲為乘紫雲二花聚頂乃修原法或曰相思而發一日之心思則二花為折故云

勞勞亭歌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

十四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

水此地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

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表家郎苦竹寒聲

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

縣南毛詩野有蔓草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文選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康樂謝靈運遊袁宏乃謝尚疑誤牛渚在太平州采石磯晉溫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舉角照之見水族奇形異狀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船中颯詠聲既清會文辭藻拔駐聽久之造問焉答曰是臨海郎宏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宏父勗時為臨海令王贊曰詩云彼黍離離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袁家郎指袁宏晉書袁宏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詩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此詩意乃大白自比於靈運而又自嘆其才不減彥伯而無謝尚之見知獨宿空簾寄情歸夢亦可哀矣子見謂時逐句看詩不曾將全篇混融而讀邪

橫江詞六首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一日吹倒山白浪高

於瓦官閣齊賢曰孫百督牛者作橫江塢驚凌反齊自橫江登牛者至陵口吳晉間嘗建橫江將軍以督此渡韓擒虎自
橫江分兵長襲采石取之盡焚姑孰蓋采石在太平州當塗縣距建
康八十五里即古牛渚也瓦官寺古碑云昔有僧誦法華經以瓦棺
葬於此棺上生蓮花又云江左浮屠莫先於瓦棺者晉武時建以陶
官地在秦淮北故名瓦官莊而為棺寺中有髻高二十五丈士贊曰
郡縣志橫江浦在和州對江南之采石在來齊渡處董卓傳論曰創
山傾海金陵覽古昇元閣一名瓦棺閣乃梁朝建高二百四十尺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者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
惡一水牽愁萬里長齊賢曰尋陽今江州江賊故洪壽於赤岸
為尋陽郡後復為江州懷賢院記曰郡在大江之陰山在尋陽之北
廬山記曰郡本大江之北尋水之陽故曰尋陽圖經牛渚山在當塗
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橫江渡相對乃晉溫嶠然
舉照水怪及謝尚微服泛江會袁宏譏詠處又馬當山在池州東流
縣橫枕大江風波惡則用史秦紀始皇出遊過丹陽至錢塘
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度海嵐迴互萬里

其三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揚子津白浪如山那可

李詩註卷七

十五

渡狂風愁殺峭帆人齊賢曰禹貢嶧家導萊東流為漢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唐志揚州廣陵郡東漢元年
折江都縣置揚子縣揚子縣有瓜步鎮即渡江處橫江建康之西津
揚子建康之東津也王贊曰曹植十啓公叔畢命於西秦張衡詩側
身西望涕沾裳圖經杜預曰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入江則曰沔
口郡國志揚子江在揚子縣南與鎮江分界海賦波如連山古詩白
揚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其四

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
此濤似連山噴雪來齊賢曰齊物志文王以大公為灌壇今春
年風不鳴條又于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
哭問其故婦人曰我東秦山神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今當吾
道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夕
果有暴風疾雨去若皆西來也錢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二十四五
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二三漸大不差頃刻惟八月十五獨大常潮
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潮頭高數丈卷雲混混混鹿鹿
聲如雷鼓猶不足形容之始皇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
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海賦波若連山乍合乍散士贊曰
木華海賦云海童激路馬銜當隆天只乍見而彷彿蝴蝶暫曉而閃
屍决帆摧撞我風起惡呂向注曰海童馬銜天只蝴蝶並海神也圖
經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二十里又名蛾眉山夾大江東曰

傳望西曰梁山又斯江在錢塘莊子云浙河即浙江取其曲折以為名江源自歙州界經州又東北流入于海江濤每日晝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七日極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亦濤觸浪謂之迎潮

其五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

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齊賢曰橫江館乃采石津官舍王贊曰震義詩濤海怒雲生楚辭順風波以南北方

霧霄晦以紛紛郭璞江賦尋風波以窮年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

動公無渡河歸去來齊賢曰古語月暈而風變濤而雨亥子記東方之東大海魚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

日逢魚尾遇魚尾產則百里水為血嶺表錄異海鯨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海貨路經調黎深瀾

或出或沒初甚訝之工曰非島嶼魚背也果見雙日開濤鬚鬚若

戰朱旗危浪之際日中勿雨露霖舟子曰此鯨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雨耳海賦魚則橫海之騎突兀孤遊吸波則洪漣張時吹

湧則百川倒流山謙之丹陽記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各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陶潛有歸去來辭王贊曰郭璞江賦駭

浪暴洒驚波飛濤公無渡河詳見二卷詩註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齊賢曰越州會稽郡今孟秋之月涼風至王粲賦登茲樓以四望兮

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王贊曰漢武帝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江淹別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

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

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齊賢曰謝惠連詩沉吟為爾感

謝玄暉詩晚登三山遠望京邑詩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王贊曰淮南招隱賦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東山吟去江寧城二十五里晉謝安携妓之所一云醉過謝安東山

携妓東山

携妓東山長然然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

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酒酒澆君同所懽酣來
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
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齊賢曰太白注土山云去江寧城二
十五里晉謝安携妓之所韻語陽秋
云安登台輔於土山遊集今土山在建鄴建鄴事實云安石於此處
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臨安圖記所載東來安西永安二巖為安石
之東山以安石嘗於此遊憩名之耳自安至太白二百餘歲又本作
五百歲非土贊曰東山在建康府上元縣三十里丹陽記晉大傅謝
安別墅在焉安放情立壑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晉書會稽王道子專
權安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未
不逾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蓋宏宏而行雅志未就遇疾篤憤然謂所
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嘗懼不全勿憂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
上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酒今太歲在酉
吾疾殆不起乎尋薨蓋曰文靖陶潛挽詩荒草何茫茫孟子彼一時
此一時也蓋康詩曰浩浩洪流是嵇康詩蓋白志在青山則不以邦畿
為奇也

僧伽歌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二車

齊賢曰紀聞錄僧伽
大師西域人姓伽也

李詩註卷七

十七

唐龍朔初來窈窕各於荊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
標料建伽藍於標下掘得古香積詩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
佛字遂建寺中宗聞名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
頂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非常芬馥及曉香
還頂中又以絮塞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瘧疾皆愈景龍四年
端坐而終中宗令於寺起塔俄而大風欲起真氣滿長安中宗問近
臣近臣奏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欲歸中宗心許其真願自許香
願烈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也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西
人曰觀音化身王贊曰傳燈錄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
化也推本則阿僧祇苑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二慧門而入道以
音聲為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眾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
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泥于緇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
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發誓伽藍因宿剎
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
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眾謂然燈如來師曰昔光王佛也因為
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華嚴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
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嚴慧岸本義二人師書寺額二年二月
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勿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
去臨淮言記異香騰腹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也曰觀音
音化身耳二車者羊車鹿車牛車也義見妙法蓮花經引喻云問言
誦呪幾千徧口道恒河沙復沙

齊賢曰西國祇洹精舍則
近二河佛堂對此河說法

以河沙譬喻故金剛經云如恒河中所有沙數此僧本住南天

竺為法頭陀來此國齊賢曰西土有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昔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一子承尊者

旨往震旦之重演九三周寒暑乃達南海與梁武不契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僧神光晨夕參承斷左臂置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因與易名惠可以正法眼付之有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復曰白雁南印來此東土為法求人際會未諳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言已與徒眾往與門千聖寺端居而逝頭陀寺碑李善注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斗數煩

帝慶見金人長六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姓始有奉者後浮屠者

遂轉盛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齊賢曰佛定定生慧普佛圖澄况鉢水中生青蓮花花色曜日士贊曰妙法蓮花經精進修淨戒猶如護明珠維摩詰經寶積獨曰日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鑑

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於手所執者士常清半世說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教戒經云受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

嗟予落魄江淮父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戲盡波羅

夷再禮渾除犯輕垢齊賢曰傳燈錄慧可大師有一居士妻來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悔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士贊曰史卿生傳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泊薄通用六祖惠能大師曰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

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齊賢曰湘水出唐桂州興安縣海陽山西至于全州又北至于洞庭士贊曰謝朓詩雲端楚山現陶隱居詩曰山中多白雲漢書湘水出零陵張衡詩欲往從之湘水深

白雲堪卧君早歸齊賢曰毛詩焉與女蘿施于松柏鮑照詩雲

白雲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舫走勢

來秀色橫分歷陽樹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薛荔巧帶女蘿意劉十六楚人而遊於秦送其歸山者歸楚山也

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城南批准水當

以兵滅六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
之間兵相駢藉圖經景陽井在法賢寺或云白蓮閣有小池方丈餘
或云在寶輝寺景輝亭前陳末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
隋兵舊傳云瀾有石所以帛帑之作胭脂痕一名胭脂井又名淨井
樂舒玉榻後庭花與堂堂黃嬪留金釵兩臂重凡四曲皆陳後主所
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習和為詩大樂令何胥持其九聲豔者
以為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
萬里心他在來訪南山老口贊曰楚辭曰怨千里兮復春心
詩彼黍離離又我心傷悲淮南招

笑歌行

正贊曰蘇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賈
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

收張長史書云備籀歌已後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
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類獲遺
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敬首皆賈休已
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凝
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
無知者所託不尺多怪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鈎古人知爾封公侯君
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

李詩注卷七

下

舌蘇秦所以不墜一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
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
虛作離騷道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
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
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
有男兒窮通富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机
上肉洪鑪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
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
狂人齊賢曰應劭風俗通曰順帝末京師童謠云直如絃死道邊
曲如鈎封公侯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德盜之
執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歸妻曰嘻子母讀書嗜說安得此辱乎儀
謂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洛陽人出遊
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而慙後出說六國會
從秦為從約長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擬於王者妻嫂昆弟不敢仰
視秦笑謂嫂曰何前居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嘆曰使我
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

水濁方可以濯吾足。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同列爭寵而讒之王疏。魚
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雖騷猶離憂也。史記諍讓事智伯，智伯甚
尊寵之。及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讓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
披乙首，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問之，則讓也。襄子曰：「義人也，釋之。」
讓又來，身為厲，不炭為。臣行乞於市，襄子出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
馮馬驚曰：「必豫讓也。」殺之。曰：「子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已足
矣。子其自為計。」讓曰：「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使
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
臣平見放，江南作離騷，自投汨羅而死。莊子曰：「賈過漢陰，見一丈人
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為
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術聖於于以蓋眾獨，哀歌以責名，聲於天
下者乎？堯遜天下於許由，巢父聞之，臨河而洗耳，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隱首陽山而餓死，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毛
遂曰：『如餅之處，囊中審感，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
與舜，俾俚臂，單衣適至，解從昏，敝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威
公聞之，載歸與語，大悅，授之以政。』朱買臣，吳人家貧，擔束薪行，且讀
書，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妻怒曰：『如
公等，終無死溝中，買臣不能留聽，去數歲，買臣隨上計吏，至長安，詣
關，上書，久不報。邑子戲，或薦買臣，
召見，拜中大夫。箕子，佯狂為奴。」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

李詩卷七

三十一

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
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
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
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
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
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
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
子何嘗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
知姓名。莫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
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為儒生。
蕭賢曰：左傳有酒如渴，論語夫
子不言不笑，不取樂，書中琴長
三尺六寸六分，象二百六十六日也。漢志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史
記蔡澤曰：『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又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史記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為中郎。文帝曰：『惜乎！子不過』

時如令子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楚懷王信上官大夫譏疏屈
原頃襄王立遷原江南李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中子
曰吾歟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
哭而吏二族外紀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王曰臣不復至越國
矣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臣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
已濟請從會稽之罰乃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徒屬乘舟浮於五湖莫
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頃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項梁怒之羽
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習劍羽兵
法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塵物之意又
曰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雷兩電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
而對備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時漢方事匈
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自小牧羊不習
仕宦不願也後渾邪降官費眾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
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乃賜式爵四百人式又
盡復與官上以式終長者召為郎中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桓
溫謂王珣曰王彥
當作黑頭三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七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八

歌吟 五十二首

秋浦歌十七首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

齊賢曰唐志武德四年析宣州之秋浦南陵一縣置池州後浦在齊

曰公華志秋浦隋縣名唐置池州池陽記曰秋浦帶郡城南連驛道為舟楫之路曹相詩中野何蕭條古詩蕭蕭愁殺人

客愁

不可度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

齊賢曰

論曰人有聞長安之樂則出門西向而笑于齊賢曰正黎詩則首望長安

寄言向江水汝意憶懷

不遙傳一掬淚為我達揚州

齊賢曰吳人以我為懷于齊賢曰詩云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注云

兩手曰謝頡釋在手曰劍劍亦作掬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清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

齊賢曰九域志池州貴池縣有清溪鎮浮丘公與黃帝遊黃山身天都峯下有浮丘仙壇七賢曰圖經黃山舊名黟山在黟縣西北一百二

十八里宣州太平縣南二十里高千一百八十八仞郡志其山有摩于夏日之高宣歙池饒等州並是山山之支隴山有水源二十六溪其

一為嶺江之源清溪在此州盛約記云清溪南來九華東引洪流環繞沃野弘望隴水事見一卷愁陽春賦注胡兆秋浦志序曰九華五

松清溪秋浦玉鑑之潭水車之嶺成紀白奇之波太白樂天牧之論文垂釣問山弄水登覽遐躅隱然在人耳目山川風物清和平曠

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遊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

七賢曰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將薄遊於朝乎謝朓詩薄遊第從北口思閑願罷歸顏延年詩渴為以遊客憂念坐

殷

其三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衣

齊賢曰虞衡志南中有一錦鷄一名金雞形如小雞真紫七金色身

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日則則明死下贊曰唐書突厥

如所不

其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
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王斌賢曰左思詩星
星曰髮生於鬢班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冰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

齊賢曰蜀都賦猿超騰而競捷十贊曰吳都賦猿父
哀吟彈子長嘯狖馳果然騰踔飛翹莊子肌膚若冰雪

其六

愁作秋浦客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

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有剡縣王子猷在山陰雪夜
憶戴安道在剡便乘船訪之望門而返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
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霧蔚唐
潭州長沙郡治長沙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
精舍左右竹林嶺迴環泉澗傍有
礬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霜雪

其七

醉上山公馬寒歌窸窣成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

齊賢曰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
百斤盡十贊曰山簡事見五卷註窸窣成歌事見四卷鞠歌行註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奇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

齊賢曰列子天傾西北漢蔡邕曰欲墮不墜遇王果張衡詩桑末寄
夫根生兮奔既彫而已毓注根生謂高生也本草桑上寄生一名寄
香子贊曰秋浦志李元方嘗刻碑於有待巖謂齊山大泉九十一
而半巖為勝秋浦千重嶺而水車嶺為最奇巖壁之號十五而有待
為大壑之號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十四而潛虬為奇又有洞五曰
半巖曰寄隱曰子昭曰妙奉曰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則知太白
之詩為紀實宋詩人郭詳正嘗追和秋浦歌亦稱此曰乃文水
車嶺近如九疊弄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水寄生枝見六卷注

其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

齊賢曰下云江祖出魚梁即此江祖朝野僉載曰梁庾信至北方山
惟韓山一片石可共語十贊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歷方古而一隅

其十

千千石楠樹萬萬女貞林山山白鷺滿澗澗白猿吟

君莫向秋浦猿聲碎客心齊賢曰尸子曰土積則生機楠豫賦勝章女貞張眉曰女貞木葉冬不落土齊賢曰漢書趙后傳考成皇帝李思所以萬二於衆臣

其十一

邏人橫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齊賢曰晉羊祐屯襄陽城戎邏之半土齊賢曰新安郡志自睦州清溪縣界至歙州皆鳥道紫紆晉書陶侃母傳侃少為尋陽吏嘗監魚梁

其十二

水如一匹練比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齊賢曰家語頹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此用其字壇經曰陳大祖謂六祖曰若要結塔只願平天不願平地祖云我只平天我地不平

其十三

淶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齊賢曰古詩素月流天毛詩曰鷺于飛吳都賦或踰淶水而采菱淮南子歌採菱發陽阿也于齊賢曰何晏景福殿賦淶水浩二楚辭涉江

採菱發陽阿謝靈運詩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其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赦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齊賢曰此言方士煉丹爐火熾然照曜天地時有紅星紛起於紫煙之中赦亦赦而愧亦乃叛反猶言愧汝明月之夜歌曲之聲振動寒川也齊賢曰劉向列仙傳齊紫煙成蓋或曰赦郎吳音也歌者助語之辭爐火恐只漁人之火子見以為煉丹之火恐非是

其十五

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齊賢曰此詩雜形泥跡之入多致疑三千丈之語蓋詩人遣興之辭極其形容耳觀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第二句云綠愁似箇長意亦可見後聯云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活脫脫真作家手段也

其十六

秋浦田舍翁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鵬結且映深竹齊賢曰宋武帝紀大明中孝武壞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與群臣觀之床頭土障壁上掛葛灯籠味絕拂侍中袁顓成稱帝儉德孝武不

齊賢曰宋武帝紀大明中孝武壞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與群臣觀之床頭土障壁上掛葛灯籠味絕拂侍中袁顓成稱帝儉德孝武不

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西京雜記閩越王獻高帝白鵝黑鵝各一隻疑其罕見今湖南多有之王獻曰唐書太宗怒魏徵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謂農父也釋文曰鵝形似雉白在紋而尾長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鵝詩蕭蕭兔置注曰鬼網曰置此乃刺時之詩謂夫妻罔利於水陸之間生意盡矣寄興深遠觀者留意毋誤

其十七

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聞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

齊賢曰漢食貨志六尺為步士質曰陶隱居詩山中多白雲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

齊賢曰九域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博羅山一名廣州亦不有羅浮山齊賢曰峨眉山見前二卷詩註列子西極之國漢書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雲從七蓋羅浮山高二千六百丈周廻五百里各名未明羅浮之天是蓬萊之一島也堯時洪水浮海而來泊於羅浮山一山相合故曰羅浮山即抱朴子葛洪煉丹得道處在惠州博羅縣莊子南溟者天地也

前浦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

齊賢曰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

澤情洄洑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

時可到三山巔

齊賢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註震澤吳南七澤名蓋曰前流而上曰澗洞孔安國書傳順流而下曰汾士贊曰長沙志洞庭之水緒為七百零里日月出入其中圖經瀟水去零陵縣三十步源出九疑山至永興湘水合湘水在零陵比十五里其源自全來永興瀟水合二水合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羅舍

湘中記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見底了了石子如博蒲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郭璞山海經注巴陵縣有洞庭波江湘沅水皆共會巴

海而三神山也西峰峰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厓入古背蔽輕霧深林雜樹空翠綿此中真味失晝夜

隱几寂聽無鳴蟬

王贊曰楚辭下時蟬而無也又觀流水之聲

息夫躬傳狂夫鳴蟬於東屋羊籍字見一

卷註周易註始於冥昧莊子曰隱几而卧

坐不語南昌僂南昌僂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

訟庭無事羅衆賓香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

齊賢曰天台賦藉萋萋之繡草蔭落二之

珍真僂可以全吾身
長松又曰仍羽人於丹丘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梅福為南昌尉後棄官歸壽春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趙炎為少府故比於福世說周伯仁嘗道相茂倫曰發載歷落可笑人也王贊曰青雲十見二卷注史東方朔傳宮殿中可避出全身何必深山

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齊賢曰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武陵桃源事並見一卷注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按此詩止當十首第九首乃魯

肅宗自養親之長輿敏好李兒困甚不能正視既封領

荆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

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少府監寶昭為副

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

億乃在所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

窺江左意肅宗聞之詔璘還觀上皇子蜀璘不從其子

襄成王揚剛鷲之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

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李廣琛高仙琦為將然

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

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

牒抗威落筆署字何耶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

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

元景耀等拒戰不勝降於璘江准震動明年肅宗遣宦

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統

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瑤欲執屯揚子成式又遣裴戎以

廣陵卒二千成伊步張旗幟大閱士璘與楊登陣望

之有惧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

反邪上皇猶汗道路不通而諸子无賢於王者如總江

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

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馮季

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襄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

曰我德王故不敢決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決死追

者止乃免是夜統軍江北夜然東章人執二炬影亂水

中規者以倍言璘軍亦率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携兒

女及麾下道去遂明竟其給復入城具舟楫使傷駟衆

移晉陵謀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陵

使揚仙琦逆擊之統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肩軍遂敗

仙琦與璘奔壽陽司馬閉城拒璘怒焚城入之收庫兵

安未仕時盤桓東山孝武拜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三燕
國諸軍事八年符堅入寇我卒六十萬騎二十萬九月至項城安以
弟石為大都督玄為前鋒督與其子謝琰桓伊等將兵八千分拒之
符融克壽陽堅留大軍項城引輕騎八萬就融遣朱序說石等序私
謂石等曰若百萬眾不至誠難為敵今乘未集宜速擊之石等從序
言十一月玄遣劉牢之率五千騎趨洛湖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待之
牢之直渡擊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赴淮水死者萬五千
秦逼淝水為陣謝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
父之計若移陣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堅遂麾兵却
兵退不可止玄琰桓伊等乘水擊之融馳騎率退者馬倒為晉兵所
殺餘兵遂潰玄等追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踏藉者蔽野塞川其走
者聞風奔潰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死者十七八復取壽
春文選詩談笑却秦軍士賈曰謝安高卧東山事見七卷注漢書匈
奴傳嚴尤曰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晉書謝安傳時符堅率眾百萬次
下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无恐色流命鴛山墅
親朋畢集方与客圍碁賭別墅遂勝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
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
床上了无喜色其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
過戶限心喜甚不意後齒
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其三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

李詩註卷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教為鼓而辨其音用雷鼓鼓神
祀鄭司農謂雷鼓雷音六面昔東海流波之山有獸其音如雷命之
為夔黃帝得之以作鼓楬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周司
常熊虎為旗師都建旗大司馬軍車載旗考工記熊旗六存以象伐
則旗初不以雲為章也而云亦猶如旌霓旌取其高而已獵
動虎江州尋陽郡武昌至尋陽七百里上贊曰周禮春官大司樂雷
鼓雷鼓禮大禮張衡東都賦雲旗獵獵經武昌即今鄂州初吳孫
權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曰武昌陸機詩殞宮何嘈二王文考魯靈光
殿賦耳嘈二以失听埋倉曰嘈二衆聲也鮑照詩獵二晚
風道庐山記江州郡本大江之北尋水之陽故曰尋陽
犯二吳悅春日遙看五色光
齊賢曰史記項伯入見沛公公
書溫嶠議迂都豫章二吳之豪請都會稽余嘗效之吳王夫差都姑
蘇吳王渾都廣陵孫權都建鄴是謂二吳士贊曰漢高祖紀秋毫无
所敢取通監晉穆帝紀慕容恪軍令嚴明秋毫不可犯漢高帝紀望其
氣皆為龍成五色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曰何以知賢人隱類師古
曰四方常有夫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魏文帝
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

其四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
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鳩鵲樓

齊賢曰諸葛亮曰秣陵地勢鍾阜龍蟠石城虎踞謝玄暉詩金陵帝王州楚

帝子降兮北渚西都賦曰昭陽特盛漢書注鳩鵲觀在雲陽其泉宮外謝玄暉詩金波麗鳩鵲十贊曰金陵事見七卷上林賦過鳩鵲望露寒張暉曰昭陽鳩鵲樓毀名皆在長安此四句詩意是謂求王謂金陵亦古帝都今為丘墟王其訪此當觸景而思昭陽鳩鵲之在長安昔月亦無人管領也黍離之悲藹然見於言外

其五

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齊賢曰二帝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俱未回長安也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古詩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河南洛陽也時祿山據洛陽五陵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之陵寢也張孟陽詩北望何處陵有四五古詩綿思遠道此詩白欲識水王為勤王莊難之至如本傳中所載廣琛等語是也詩以抒下情而通議論大白有之矣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閒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齊賢曰大平州有丹陽鎮潤州今為鎮江府東南六十四里有丹陽縣京口記云回嶺入江縣水峻壁北望海口突為壯觀因曰北固於此號北固山寶曰括志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即今鎮江府固經

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此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天竺初號丹陽非晉漢之丹陽也漢舟陽郡治宛陵晉舟陽郡治秣陵山多赤柳故多比固山在鎮江府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舟陽郡治所據及甘露寺基建康實錄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遂改名北固與也志出固樓在北固山上天色清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今有望海樓在府治宋蔡襄經此題曰望海樓城中最高處旁視甘露金山如屏障中益出信江南之絕致也後改曰連陰觀是又摘大白詩語而名之大白之詩信

其七

王出二山按五湖樓船跨海次陪都齊賢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豫章江為南江岷江為中江漢江為北江向入彭蠡入于海震澤一名大湖一名五湖在蘇州吳江縣東應劭曰航上施樓故為樓船揚州廣陵郡漢之江都東至泰州九才里泰州東至海百七里以其近故曰南四十五里謝玄暉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晉王濬樓船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即此也謂長塘湖上湖曷湖與太湖而五章昭云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大湖以爲五虞仲翔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建康志序云坐鎮江陪都

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齊賢曰禮記

寶曰通監梁徐溫曰金陵形勝戰艦所聚

其八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齊賢曰宗慤曰領乘長風破萬里浪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王寶曰陸機詩長風萬里君看帝子浮江日何

似龍驤出峽來齊賢曰晉咸熙五年吳龍驤將軍王濬下巴蜀東九二十餘萬王寶曰史秦紀浮江下觀藉柯渡海諸晉書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船艦濬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又畫鷁首旌獸於舫首以俱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濬為龍驤將軍於是統兵順流鼓掉徑造三山孫皓遂降於濬

其九十寶合十一篇而觀此篇用事非倫句調鄙俗別是一格為賈無疑識者必能辨之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上樓艦輕秦

漢却似文皇欲渡遼齊賢曰齊地紀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輒輓之漢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登瀛洲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船艦千里薄縱陽而出縱陽江州射蛟浦上積水相傳漢武教樓船於此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稱天皇而未嘗渡遼遼乃文皇也否則上古天皇氏曾渡遼乎博洽者更考之士寶曰史秦始

皇帝紀今年祖龍死蘇林注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又浮江下觀藉柯渡海諸按天皇當作又皇蓋高宗稱天皇未嘗伐遼按唐史太宗文皇帝嘗親征遼東帝渡遼水身到城下城潰以其地為遼州

其十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

邱更取金陵作小山齊賢曰張景陽雜詩朝登魯陽關注便仲雍荆川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關之屬

詩蒨江夏郡志西陵縣有雲夢澤水王宅曰邱漢書代王入代邱諸侯王記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邱漢書代王入代邱諸侯王

小水之源也謝玄暉詩黃旗映朱邱王逸楚辭序曰招隱者淮南

荆水出岷山南流至益州即東南流入蜀至瀘州東流經三峽過

以類相次或稱大山或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

靜西入長安到日邊齊賢曰晉明帝有七寶鞭瓊筵見上洛陽

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士贇曰左傳南風不競楚師敗績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元帝所寵異數嘗置膝前屈長安使來

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

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

異間者之言乎對曰幸日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後人因之

謂帝所為口功宋蔡寬夫詩話云大白之從來王隣州頗疑之唐書

載其事甚畧亦不為辭其是否據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

賞翻翻交即天然大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李本出從橫以氣使

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

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

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

必有成功而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鄰之猖獗而欲仰以

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士贇曰按唐書玄宗紀天

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

皆京師十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

李靈武十一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以蜀郡

為南李書卷八

京為南

事建章宮在長安中劔門事見一卷注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天寶十四載十

一月祿山反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潼關天子西幸祿山遂陷京師

九天言高出九天之上士贇曰三輔故事建章宮在長安中劔門事見一卷注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

綉秦川得及此間無齊賢曰天問曰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

天西成天西北出天北亥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蜀都賦既麗且崇

實號成都漢書武帝起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士贇曰圖經成都即

古之蜀郡唐改為益州總管府又改益州為蜀郡明皇幸蜀駐

蹕成都及還京改蜀郡為成都府西都賦張千門而立萬戶

其二

華陽春樹綠新豐行人新都巷舊宮柳色未饒秦地

其二

綠花光不減上陽紅齊賢曰漢州唐為德陽郡德陽縣去州百
都府為南京王贊曰揚雄益州箴云華陽西極黑水南流今成都治
成都華陽兩縣新豐事見三卷注乃漢高帝聖孝養志之事時肅宗
即位於靈武尊明皇為太上皇故用此事也秦
地指長安上陽宮名在長安中上陽一曰上林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

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齊賢曰九域志准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
為字劉涪林注玉壘山名瀘水出焉在成都西北王贊曰行路難古
樂府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以喻天子之
天迴地轉見一卷注華陽志錦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渭水貫長安
城中事見二卷注圖經玉壘山在茂州汶川縣東四里及永康軍導
江縣西北二十里漢
地理志渭水所出

其五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

齊賢曰漢書六合同
曲江頭大營亭銘以為燕賞之地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宴於曲
江亭王贊曰按劇談錄曲江本秦時置州置即荷字巨依切唐開

元中疏鑿為勝景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
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賞成興於中和上巳節
石鏡更名

天上月後宮親得照娥眉

齊賢曰詩云螭首娥眉王贊曰華
百步一名武都山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納為妃不習水
土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為冢故曰武擔今山有石昭表其
焉

其六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

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齊賢曰杜甫宅在成都府萬里橋西百
花潭北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
行自此始因得名江自岷山經成都下三峽東至揚州揚子縣為揚
子江長安有上林苑成都志宣華苑城上有散花樓隋蜀王秀所立
王贊曰劉光祖萬里橋記云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温曰此水下至揚
州萬里阮籍詩濯足萬里流南京見題注散花樓在錦城之上太白
別有詩
詠之

其七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掛象天星

齊賢曰錦江橋秦相
張儀所作以虹橋跨

水彩畫相鮮恍若天外華陽志李冰造七星橋上應七星李膺曰華陽志蜀郡各錦城蜀記云七星橋蜀太守李冰造上應七星李膺記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一負曰星橋今名安樂二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竿橋五星星橋今名禪尼六冲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

升仙 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下列僊庭齊賢曰按峨山之顛一名勝峯佛書以為普賢大士所居常有光相現中峯有普賢閣背倚白崖峯餘十七峯共環之茂真尊者舊庵在峯下其旁一峯號呼而應孫思邈所往來傳云茂真与孫常相呼而應故以名大峨絕頂有七宝巖二下六十里半山間有白水寺寺前雙溪入林數十步合為一溪既出巖竇又散為宝現溪葉三藏自西域歸過溪見兩石子闔攬得其一今藏黑水寺石上有一目端正透底溪以此得名曰昭其石常五色光相王寶曰圖經大峨山中峨山小峨山並在嘉州峨眉縣南大峨山兩山相對如峨眉眉山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一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峨山有葛仙洞小峨山有李仙洞是為三峨

其八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

跡錦城長作帝王州齊賢曰漢水出岷家山東至漢中為漢水謝玄暉詩曰金陵帝王州王州士寶曰一行

僧也唐史載玄宗狩蜀至成都過此問橋名左右對曰萬里橋上因嘆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朕曰更二十年国有難生下當遠游至萬里

李詩註卷八 十二 之外此是也由是駐蹕成都一行識之明皇實之故曰天子与一行遺此聖跡也

其九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

輦西來添作錦江春齊賢曰漢元年項羽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乃立章邯為雍王王成陽以西都廢立長

史欣為塞王王成陽以東至河郡樂陽董翳為程王王上郡郡高奴八月漢王還定三秦立渾詩輕夷承玉輦王寶曰三秦按史記注即秦關中地其一岐州雍縣其二桃林塞在長安東今華州潼關其二秦所置上郡所謂二秦也楚辭光風轉蕙泥叢蘭此

其十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

極雙懸日月昭乾坤齊賢曰劍閣銘曰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日劍閣壁立千仞鄧道元水經注曰小劍

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尚書歸馬于華山之陽虞子陽詩雲屯七萃士陸機從軍行胡馬如雲屯少帝肅宗也至德元載七月即位於靈武尊元宗曰上皇天帝二載九月廣平王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帝至自靈武十二月上皇天帝至自蜀易曰日月麗乎天重明以麗乎止此雙懸日月之意王寶曰曹植表情注乎皇居心存乎紫極雙懸日月者東漢樂歌重光重輪之意也易曰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蕭統文選序
選序曰与日月俱懸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

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齊賢曰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羅目鎮平羌江在嘉州龍游縣有平羌山資州清溪

縣乾德五年省入內江內江在州東九十八里資州東至昌州二百二十八里昌州南至渝州三百里渝州治巴縣水自渝上合曰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曰外江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巴峽明月峽巫峽是謂三峽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三十丈左右其甚高謂之峽右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王贊曰圖經平羌江在雅州嚴道縣東北城下嘉州亦號平羌江三峽謂兩峽巫峽歸峽詳見二卷注圖經渝州即今重慶府治巴縣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

李詩註卷八

十三

橫九天峨眉月照秦川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塵

尾談重玄我似浮雲帶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

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眉月

齊賢曰唐歸州巴東郡郡西六十四里巴東縣峨眉

在三峽之西故曰西看許慎注淮南子曰九天乃八方中央也自函谷西至龍底相去千里曰關中亦曰秦川菩薩所行或見在地或在虛空獅子座上或見在貝多樹下晉書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白玉柄麈尾与手同色王贊曰三峽見前又圖經重慶府巴縣有不壁高四十丈有孔若明月名曰明月峽又有廣德寺峽亦謂之三峽峨眉山滄海黃鶴樓並見前注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言東方度二十六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須彌相佛號須彌登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適与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王褒論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

赤壁歌送別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跡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心鬼

齊賢曰二龍孫權曹操

記陳勝黃真梁起少年謂敵越日仲可以效之越日兩龍方聞且待
盛弘之荆州記浦坂縣江一百里南岸赤壁周瑜黃蓋乘大艦
魏武自於烏林烏林亦壁東赤一百六十一里也子當往來江漢間研
窮赤壁所在正在今鄂州一里也赤壁山相對江也石皆紫
赤色號為赤壁磯東坡賦所謂東望夏口西望武昌非曹公之赤壁
也通鑑建安十二年九月曹操入荆州遺孫權書曰今治水軍八
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遣周瑜迎擊遇操於赤壁初交戰公軍敗
引次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操軍防運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
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尖以油草裹以帷帳先書報操欺以欲降
蓋願備走船繫大船後時東南風急蓋中江率帆白諸校使齊聲大
叫曰降為操軍吏皆出營觀望北軍一甲餘蓋放火船同時發火
火烈風猛船如箭飛燒絕燭燒盡其船延燒岸上營寨煙燄張天
人馬驚亂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軍遂敗退操引
軍從華容道歸劉備瑜追操至南郡大傳取鯨鯢而封之皆書刻
畫無鹽唐突西施王贊曰易云龍戰于野史項羽項王謂漢王曰
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布傳且
掃淮南之衆觀師古之人掃者謂盡卒之如掃地之為謝朓詩迴瞻
江流左傳誅戮而作京觀謂之封鯨鯢左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
鬼

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

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

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

斷恨君情悠悠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

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適

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八年

賢

賢

賢

賢

大夫有一列之樂舞賦鄭文出進二八徐侍皆謂二列非此二八也
此二八者以其年十六耳士賢曰孟子論東家墻越絕書東家施西
家施能字平聲發破讀吳音也豫章記南浦亭在廣潤門外佳來織
舟之所唐已有之史同馬相如傳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韋
昭曰壚酒肆也以上為壚壚高似鐘漢書注曰買酒處一種為人
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形如鐵壚謝朓詩坐惜紅粧變

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
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賢聖直
可輕巨黿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齊賢曰甘泉
賦翠玉樹之
青葱曹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竊戚托牛角歌曰生不逢堯與舜
禪此意謂堯舜之事亦聖人之所當為不足驚也孟子人知之亦當

東方朔十洲二島記曰滄海在北海中地方二千里海四
面繞崑崙各五千里水皆滄色孟子求放心楚詞臨風悅兮浩歌山海
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及玉樹耳樹列子曰巨黿戴山事見第一
卷賦注此詩太白瞻顧宗國繫心君王冀復進用之作也一鶴自喻
仙比入君玉樹比爵位時肅宗即位於靈武明皇就遜位時物議有
非之者太白曰憂懷曠達之士亦曰法堯神舜自古有之何足驚怪彼
為是輩者若不知古今直可輕也末句其拳人安史之滅
宗社之安或苦用我乎身在江海心存魏闕白有之矣

玉真仙人詞

玉真之仙人時往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飈歛騰雙龍
弄電不輟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

齊賢曰太華山在華州書疏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
西南梁西北雍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為四州道書以叩齒為鳴天
鼓抱朴子曰元君者大神仙之人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眾仙皆
歸焉易曰雷電合而章高唐神女朝為行雲少室山在河南府大人
賦注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鬢然白首城金室穴居其中任
賢曰玉真仙人詞按唐史太極元年在玉真公主為道士築觀京師以
方士史崇文為師其全傳曰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
號上清玄都大洞二景法師天寶二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
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
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

沐然後為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千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堯寶
應時竊意此詞必公主出家時時皆皆有詩以詠其事仙人褒稱也

清溪行

宣城一作清溪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

齊賢曰沈休文有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詩云洞微隨深淺皎鏡無文春千仞寫橋欄百丈見遊鱗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東流為

浙江上質曰圖經清溪屬宣城蓋發源於新安新安即今徽州在唐

歎來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太嶠山人行明鏡

自婺源者出浙山自浙山休寧者為灘三百六十

中鳥度奔風裏

啼空悲遠游子

齊賢曰蜀都賦程夜啼注程小兒啼王質曰似猿人面左思吳都賦程夜啼而就擒楚詞有遠游篇願輕舉而遠遊選北征賦超絕跡而遠遊陸機詩遊子眇天末江淹詩黃雲五百千里遊子何時還

訓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

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

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

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

霞飛丹映江草凝毫採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

違着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

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

齊賢曰謝靈運詩山水含靈運襲封康樂公題石壁精舍詩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張衡詩美人贈我金錯刀易曰天且不違况於人乎此言表上之畫

李詩註卷八

十六

具此東樂 詩之景 群仙長嘆驚此物千厓萬嶺相縈攢身騎白

鹿行飄飄手翳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跨鸛鶴王恭

鶴望安可方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為

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二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

矯首相思空斷腸齊賢曰周義真入龍矯山見美門乘白鹿而

明洞徹如堅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至成都以所看鸛鶴表就市

人楊昌貴酒晉書王恭嘗披鶴裘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曰此真

神仙中人離騷云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維南子有娥在

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德姊妹一人在瑤臺上毛詩彼蒼者天

太白送權十一序曰素受簡訣為二十六帝之外臣王贊曰曹植詩

云飄飄隨長風物昭詩曰飄飄无定所郭璞詩飄飄九垓四遊歌

賦曰飄飄兮胡茄曰天蒼蒼兮上無多二十六玉皇者道家所謂二十

六天帝王也論

臨路歌

大鵬飛兮接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

游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丘亡兮誰為出

涕齊賢曰左傳投諸四裔陳球碑遠振南裔阮脩大鵬贊曰蒼蒼者大

文鳳字也鵬鳥象形鳳飛群鳥從以乃數故以鵬為朋黨字扶桑見

一卷注孔子曰鳳鳥不至何不出圖吾已矣夫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此詩太白自嘆之辭也

古意

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為逐春風斜

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厓

女蘿發馨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竟飄揚

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

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齊賢曰爾雅云女蘿兔絲也毛詩

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女蘿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兔絲蔓草上

黃赤如金方女蘿殊異又長歌行女蘿亦有託呂氏春秋或謂兔絲

无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无此兔則

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古詩曰去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張

賦

与任彦堅書曰纏綿恩好盧子諒贈劉琨詩綿綿女蘿施于松標西
京雜記茂陵富人衣廣崇養紫鸞鸞王贊曰南子十歲之松下有
茯苓上有兔絲諸家之說不同詳見一卷注張載詩纏綿思彌深
古詩各任天一誰古詩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何晏景福殿賦
風歌揚神女賦吐芬芳其若蘭阮籍詩姚亦有芬芳又言笑吐芬芳
又朱華振芬芳左思吳都賦紫鸞留巢以重行曹植詩注有孤鸞

山鷓鴣詞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胡鴈
壻欲銜我向鴈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北
禽欺紫塞嚴霜如劍戟蒼梧欲巢難背違我今誓死
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

齊賢曰嶺表錄異鷓鴣嶺前有白
圓點背間有紫赤毛對帝交州異
物志鳥象嶺南鷓鴣其色黑南
縣有鴈門寨只都賦山雞歸飛而
來復注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
所謂山雞者曰鷓鴣也合浦有之
蜀都賦鷓鴣嶺山栖庄所謂山雞
色斑斕色黑異苑曰南方獻山雞
鑿石鏡而凝不止禹貢羽賦夏程
孔安國注鷓鴣古今注秦築長城
土色紫曰紫塞上贊曰陶潛詩我
月揚明神鷓鴣山鷓鴣並見別注
爾雅山雞一名錦雞南越志鷓鴣
雞也其色鮮明五色炫曜紫塞見
一卷注書蒼梧之野在今梧州蒼
梧縣詩云鷓鴣于飛哀鳴嗷嗷謝
玄暉詩鄉淚沾衣占詩下淚沾衣

裳衣魏文帝詩本
竟淚下沾衣裳

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

歷陽壯士勤將軍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召
見竒之授游擊將軍賜錦袍玉帶朝野榮之拜
橫南將軍大臣慕義結十友即燕公張詠館陶
公郭元振為首余壯之遂作詩

太古歷陽郡化為洪川在江山猶鬱盤龍虎秘光彩
蓄洩數千載風雲何霍霽特生勤將軍神力百夫倍

齊賢曰辨命論云歷陽之郡化為魚鼈歷陽洪九江郡之縣都尉洽
所唐為和州歷陽郡有一老姬常行仁義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
沒為湖姬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自此姬數件視門
吏問知之殺雞有血除門姬視門有血即走上山因沒為湖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

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
高堂牋麻素絹排數廂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
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
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
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
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九幾家家屏障書題徧
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
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
娘渾脫舞齊賢曰國史補長沙僧懷素自言得草聖三昧周越法
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魯公復問師何所得曰觀夏雲奇峰及壁脚
路當師之晉書江東獨步玉文度九域志會稽有右軍墨池莊子
此滇有魚其名爲鯤史記曰鄺生曰吾高陽酒徒也書斷表昂云章
誕字仲將服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其字如龍擊流躍劍技驚
張晉王羲之字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詠空中有語如書感我而

人乎吾是天台丈人張芝字伯英性好書九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韋仲將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草草急就草字皆一筆而成國史
補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顛顛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路而得
筆法之章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
頭盪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幽閑鼓吹云旭爲
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怒曰敢以閑事擾
擾公門老父曰其實非論事但睹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
史異之因詰其書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
自是滿得筆法之妙又曰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草聖三昧棄筆
堆積埋山下號筆塚唐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擅帽人
効之謂之趙公渾脫士贊按懷素草書歌先儒謂非太白之
作予謂勤將軍歌亦他人者就釐而置之卷尾不復增註云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
青蘿嫋嫋柳煙樹白鷗處處聚沙堤石門中斷平湖
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翁鼓棹漁歌趣
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浦邊清水明素足別
有浣沙吳女郎行盡綠潭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

秦人雞犬桃花裏將比通塘渠見羨通達不忍別十
去九遲回偶逢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
青山送行子四邊苦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
垂兩足湯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

齊賢曰九域志耶溪在越州江州尋陽郡吳都賦嫺素女西京雜
記閩王獻高帝白鷗黑鷗各一隻臨海記白石山有金潭金光煥然
江淹詩金潭常澄澈楚辭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會稽記縣東六里有西施浣紗石後漢書梁鴻
扶風人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聘之及婚推髻布
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梁鴻妻字之曰德耀也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八

通異之舍於家謝靈運中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賢曰陶潛詩今復在何處謝靈運詩雲相輝映江淹詩欲去復不
忍晉顧愷之曰漸入佳境莊子曰列子見壺子而心醉三衰講德頌
註曰商歌秋声也漢武帝醉擊桂棹揚
素波武陵桃花源及陽春白雪事並見前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贈

贈孟浩然 襄陽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
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齊賢曰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四十年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好道之維私召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
昔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
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見朕未嘗棄卿今何誣我因放还莊子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然雲非書不起魏志時禁酒尚書即徐鏡私飲酒至沉醉夜事趙陸
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詩高山
仰止于寶曰東漢樊英傳語曰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晉
書樂黃傳大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為稱首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
貴賤謝玄暉詩志欲輕軒冕洪書獻帝詔曰耆儒年踰六十雖本士
結童入李白首空歸朕其憫焉潘岳詩白首同所歸宋測傳豫章王
疑齊為參軍測曰性同麟羽愛止丘擊春亦松雲輕深人路繼自是

流有若狂者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日寧為功

齊賢曰洪書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史秦白起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
魏使辛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為帝時魯仲連游趙見垣衍言帝秦之
害垣衍乃不敢言秦聞之為却五千里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
擊晉是用侯羸進朱亥於魏公子无忌用鐵錐擊殺晉郤璜奪魏軍
將以却秦破趙侯羸自刎後有客說公子不以為功詳見三卷註士
贊曰晉書劉琨少得儁朗之目方范陽祖約俱以雄豪名東漢卓
初雄豪方獲

事如轉蓬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

門悲路窮齊賢曰春陵在今道州崇高祖不事家人生陸作業蓬

國策蘇秦說余書十不從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乃擔素而歸
阮嗣宗詩黃金百鎰不賈徒因語注一鎰二十四兩史記馮驩彈劍
而歌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文士
曰晉書胡毋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盜性嗜酒任縱不拘於小節
史蘇秦傳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
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公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宜乎曹

植詩轉蓬蓬本報識隨風黃入金百益字却出史虞吾兄青雲

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江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

接甘與秋草同之十惡能施於後世其言貴情通棣華儻不

諾師占謂一詩八信... 者又高能自... 言辭草萊靈其詩... 辭凡今之人莫如...

淮海對雪贈博覽

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海揚揚揚揚揚成陽春江沙浩明月

興從剡溪起思緝梁園發寄君到中歌曲罷心斷絕

齊賢曰禹真淮海揚州為... 揚一海名世說晉王徽之... 憶戴逵達時在剡便夜乘... 其故曰本乘興而來因不... 寒風清遠雲繁梁主不悅... 風寒清遠雲繁梁主不悅... 之及曰君寧見此上之白... 歌於郢中者言云為陽春...

朔雪千里度龍山謝惠連雪賦... 升降從風飄零鮑照詩... 贈徐安宜

贈徐安宜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在茲

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浮人若雲歸耕種滿郊岐

川光淨交龍日色明桑枝齊賢曰左傳子產欲使尹何為邑...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猶未能操刀

而皮訓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選詩清風激萬代公羊曰京... 大也師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浮入流人也書畢命曰... 申畫郊所王僧達詩麥龍多秀色東漢張公為漁陽太守開稻田八... 十餘頃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 支士贊曰書各言效在效左思詩長嘯激清風後漢書紀曰郎官出... 宰百里郭太傅名察小師西漢梅福傳大小... 之十二西谷歸漢魏... 登城賦嘉麥被離

或解頤青橙拂戶牖白水流園池遊子滯安邑懷恩

未忍辭翳君獨桃李歲晚托深期齊賢曰張衡四愁詩序... 詩言息斤為傳諸儒語

曰無說詩在鼎鼎來庄說詩解人願選詩方塘嫩白水又曰遊子暮何... 之洪志安邑隸河東郡王贊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

鷹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楚詞云臨深水而長嘯顏延年詩長嘯若懷人江淹詩遊子何時還晉書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曰何陽一縣花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

贈任城盧士薄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凌空
鍾鼓不為樂煙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淚謝鴛鴻

齊賢曰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長翁今茲海有災乎夫廣川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天風選詩枯桑知天風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六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饗不敢飲一杯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
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荆人泣美玉魯叟悲瓠瓜
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

齊賢曰大火心星詩云七月流火西流而暑浪離騷為余駕飛龍兮

雜瑣象以為車春秋命曆序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詞馳六龍於三危下和抱玉璞泣於荆山下楚王使玉工理之得寶玉號曰和氏之璧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王粲曰南星即角亢氏房心尾之星史律書曰南至於亢南至於房南至於心南至於尾記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注曰季秋者日月會于大火前漢律歷志大火初出五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尾九度晉天文志自出至尾為大火此言夏而秋也曹植詩曰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韓子曰師洽靜坐撫琴王粲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裴生信英邁屈起多才華歷抵

海岱豪結交魯先家復攜兩小妾艷色驚荷葩雙歌

入青雲但惜白日斜

齊賢曰西都賦云神明煥其特起禹貢海岱及淮為徐州漢書朱家魯人魯皆

以儒教而朱家用俠開所載活豪士以百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王寶曰班彪王命論未見得屈起在斯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臧榮叙晉書云張載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蘇武詩結交亦相因漢書李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城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迺髮布衣褐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比走胡南走越耳滕公待間果言上乃赦布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鮑明遠詩會得兩小妾曹植七啓悲歌入雲張華詩白日已西傾窮

滇出寶貝大澤饒龍蛇明主僮見收煙霄路非賒時

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齊賢曰海賦云豈徒積太嶽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莊子窮髮之北有滇海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葛洪以勺漏出丹砂求為勺漏令莊子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西漢楊雄傳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不遇命也抱朴子曰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王贊曰海賦賦窮滇禮斗威儀曰其金乘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贈范金卿二首

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終緯鳴中閨

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攜

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

撫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雞

齊賢曰戰國策庶幾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范雎書曰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察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韋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隘而心藏之愈固守之彌堅應德輝詩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王贊曰漢書司馬遷傳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群豕皆白慙而還尹文子曰楚人搗山雞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

王帝抵應自索漠留古示山妻齊賢曰齊東野語絕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

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下和抱玉璞江於楚山下士贖曰列子昔宋國有田夫衣緇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墮室綿緇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聖之富空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棠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眾西而然之其大慙子此類也史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事見前卷註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
百里雞犬靜千廩機杼鳴浮人少蕩折愛客多逢迎
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齊賢曰莊子曰子貢道楚為圃者
不買琴各於天下淮南子曰為墨博學聖詩書以買名譽於天
下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語顏淵問為邦鮑明遠詩清如玉壺
水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微為將休六丘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
山谷間出入齎百錢以送寵曰地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徇以
竟文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午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為人選大發受之文異古詩札札弄機行公羊曰計一
行而頌聲作何分注太平歌頌之聲王曾曰老子聖人云我無為而
民自化後漢本紀明帝詔曰郡官上應列宿出幸百里有非其
人民受其災蜀費禕為益州相見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陸機詩
遊子眇天末前音山傳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左思魏都賦頌聲載路而併隆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
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為貴齊賢曰唐兖州魯郡瑕丘縣晉
志瑕丘白諸晉書龍章鳳姿士不

李詩註卷九

見用漢梅福為南昌尉棄官去至元始中一朝棄妻子去九乃至今
傳以為仙呂氏春秋必子賤治莒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鮑
明遠詩君平獨寂寞王曾曰漢書司馬相如傳曰飄飄然有凌雲氣
世說曰王右軍見杜弘治曰此神仙中人也胡廣書建鵬業流清
風莊子曰恬然其真虛無无
為天地之平而直德之應也

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羣毫

揮魯邑訟目送瀛洲雲我隱屠釣下爾當玉石分無
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齊賢曰董仲舒策其所操持悖謬乎
其然也唐有蔡倫屠釣科太公朝歌
之廢涓涓之為安王曾曰王曾
高論嘔社吹生漢書甲之母其高論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度滄
海却來應是無長風齊賢曰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海賦云
維長綯掛帆席示發曰願乘長風破萬

浪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吳中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

齊賢曰東陽婺州吳地唐驪州日南郡產珠吳都賦曰淵客廉價而
明珠注鮫人亦底居俗傳鮫人從水中世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
從主人索器出而珠滿盤以與主人任贊曰尚書大傳曰大
水小水東流歸海楚詞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此行難
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艇入新安

齊賢曰婺州治金華縣若耶溪隸越州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東
流為浙江其新安之水至清淺深見底沈休文有詩王贊曰南史陶
淵明特愛松風
毛詩攜手同歸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
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
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
抱石恥獻玉沉泉笑採珠羽化如可作相攜上清都

詩話卷九

六

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毛詩俟我於城隅列子渤海之東
有玉山三日方壺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丹陽湖隸當塗縣鮑照詩穿
池似須勸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建康寶錄裴禮與張溫使蜀諸葛
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張景陽詩名與天壤俱何故祖
詩照家迭卷舒東都賦沉珠於泉任贊曰莊子善卷曰余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
時變化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獸王卞和事見二卷列子莊氏有
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田
與高士開之舍托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
者富高士開先寤於飢寒嗜聽之因假糧高士之子華之門子華之
門從茲出族觀見高立開年若押侮欺給亡所不為因指河曲之淫
謂曰彼中有寶珠或可得也高立開從而求之既出果得珠焉眾助
同謀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珠者從所得多少賞
若高立開往無難也入火往還矣不侵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
乃其謝之高立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如此所以曩子二客之商
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
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
所有也凡一而尸物無往者如斯而已今助知子黨之誕我直幸昔
日之不焦筋也相然而熱湯然震悸矣水火豈可復近哉自是之後
范氏門徒遇之皆馬醫不敢辱也晉詩過傳曰自後莫測所終好道
者皆謂羽化矣然詩詞
造旬始而觀清都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長安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煙迷雨色蕭颯望中來
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
彈劔謝公子無魚良可哀
齊賢曰左太冲詩朝集金張館謝靈運詩夕每昏墊苦書下民昏墊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卨和天人陰陽乃驕蹇
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嘯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
滾滾奔溜閉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

飢從漂母食閑綴羽陵園家逢秋蔬藜藿不蒲眼
蟪蛄結思幽蟋蟀傷福淺厨竈無青煙刀机生綠蘚

齊賢曰魏文帝秋霖賦曰悲白日之不陽稷卨舜臣揚子聖人和向天人之際書三公變聖陰陽意以誠當時執政者天文志有玉井一星潏在宗切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漢書韓信從漂母食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籒書於羽陵左傳斬艾蓬蒿藜藿而共勉之漢鄭昌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毛詩鶉之奔奔在丘墟蟋蟀各長崎小如蟋蟀長神者俗呼為喜子爾雅蟋蟀蟀郭璞注云促織也亦名蜻蛚王粲曰一傳申曹曰秋苦無雨古詩浮雲蔽白日班固東都賦統和天人漢書中紀問者陰湯錯謬風雨不時楚詞皇天濇洪而我霧兮右士河問時而得乾唐書五行志天寶中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前漢之地戰張良傳日夜望咫尺之地韓子東止二章云蟪蛄在戶小序曰二音二

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以正何時黃金盤一斛薦
擯擲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
齊賢曰唐潤州丹陽郡治丹徒縣南史劉穆之出居

投筋解鷓鴣換酒醉
思也故曰結思幽鮑照詩

京口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留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議
穆之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
舟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時家貧好性妻兄家乞食每食畢求塊
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擯柳消食君乃常飢何忍須此及為丹陽尹召
妻兄弟令屬人以金盤貯塊柳一斛以進之謝靈運詩拂衣五胡裏
搖曳起長津謝玄暉詩後協滄洲趣王贊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左思詩
功成取受賞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
斯人竟不起雲卧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齊賢曰揚子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各養京師劉至整傳曰事
籍籍如此何謂秘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王贊曰
漢書王貢鮑龔傳序曰谷口鄭子真不仕其志躬耕於巖石之下各
養京師漢書王貢鮑龔傳序曰谷口鄭子真不仕其志躬耕於巖石之下各
大夫相怨望其風采論評斯人也亦有斯疾也
鮑明遠詩曰雲卧志心天行莊子云自適其適惟君家世者偃息
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說劍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
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且復歸碧山安能

戀金闕舊宅樵漁地蓬蒿已應沒却顧女兒峯胡顏

見雲月

齊賢曰晉桓玄曰德之休明肅慎氏貢栝矢七畧曰齊田
駢好談論齊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不可窮莊子說劍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南史王融自持人也三十內望為公
輔及為中書郎嘗按漢曰為爾寂寂郭禹笑人三輔矣錄張中尉
平陵人所居蓬蒿人九域志女兒山在河南府福昌縣本宜陽縣
有女兒山王贊曰文中子薛公曰是其家傳七世矣謝靈運詩生幸
休明出親逢英達顧史荀卿傳駢衍之術于大而閑辯故齊人頌曰
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駢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
曰談天書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揚雄解嘲一縱一橫論者莫
當晉書謝安放情立聲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當如
本名生何漢書顧食其傳
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

其二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髮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
披雲觀青天門蟲話良圖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
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齊賢曰晉樂廣善談論衛瓘曰此
人水鑑見之榮然若披雲霧而
觀青天留侯綺里季事見四卷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范蠡佐
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辭曰臣不復至越國矣乃裝其輕實伴王與私

徒屬乘舟浮於五湖子贊曰晉使翼與兄冰書曰兄弟自不能技脚於風塵之外莊子知效一官習書載記五猛字景畧隱于華山懷生世之志極溫、騷淫被褐而能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曰旁若無人左思詩曰夢想騁良圖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左思詩助成取受賞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颺折
桃李賣陽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葉成黃泥
願君學長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後知君子

齊賢曰華州華山一名太華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卉樹叢叢劉公幹詩亭亭山上松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鮑照詩豔陽桃李滿庭心
夢詩身演泥黃泥禮記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論
詩歲寒然後知松凋之後凋也士贊曰孫策天台賦陰落落之長松
濟南子曰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莊子天與之形揚
雄賦剗野掃地漢書贊上古遺烈掃地盡矣荀卿子曰桃李華繁於
一時時至然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雪霜而不變可謂得
其真矣中孔子世家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
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李詩註卷九

九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摧輪全身以為寶
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目助冰壺心無為嘆衰老

齊賢曰魏武帝詩北上太行上巖哉何魏魏羊腸故語由車輪為之
摧詩君子豐亂相招為綠仕全身遠害而已左傳曰我以不貪為玉
齊隰門曰士者以愚全身身設古詩榮各以為玉勒照詩清如
玉壺冰(士贊曰鮑明遠詩助君松柏心又人惡老而逼衰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悲吟
未誇觀濤作空鬱釣蛟心與三謝東海虛行歸故林

齊賢曰宋玉招魂吳歌吳聲雜在歌謠皆歌也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
無知音也吳麗廬起臺於姑蘇山去國二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
而飾之二三年乃成橫巨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臣披傳曰吾見
麋鹿遊姑蘇之臺校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
弟並往觀濤濤乎廣陵之曲江列子龍伯國有大人一鈞而連六鰓子
贊曰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臣必見越之破吳豕鹿遊於姑蘇之臺荆
楚蔓於宮闕詩野有蔓草楚詞心鬱
鬱之憂思兮潘尼詩舉手對吾楫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
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蓋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齊賢曰魏詞惆悵兮私自憐光武紀講論經理夜分乃寤史曾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謀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宗敬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為秦博士孝文時不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必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王濟曰莊子原憲丘坐而弦漢叔孫通傳先平明晉孝武紀論曰肅然成雲晉載記王孟博屬世事紛紜孔安國尚書亭密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至晉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賈夏商周之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錄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起沙漠收音勳老死阡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

樂英才冠二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群

漢重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諸葛亮自比管樂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二軍因封為冠軍侯語長沮桀溺耦而耨辨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耒耨者為誰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乎問於桀桀亦曰是也子路曰是魯孔丘與

李詩詩卷九

十一

丘之徒與對曰然曰為消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上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獲而不賴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曰吾聞沖博也臣曰揚芬千載之上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北史高琳詩似漢靜好氣易繫附曰或出或處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群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
赤伏起頽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

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吞咸京
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

齊賢曰羣雄比義紹曰布衣表術曹操公孫策諸人東漢光武紀臨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帝矣集諸葛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劉志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人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禮自

在野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本傳曰亮躬耕龍井好為梁父吟又曰先主於是見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曰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武侯出師五丈原屯田為久駐之基志吞咸陽也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元直

与亮交善謂為信然王贊曰蜀志諸葛亮本傳詔策曰將建殊功於季漢陸機辯亡論羣雄蜂駭義兵四合班固實職於是七雄墟闕裂諸夏龍戰而虎爭管子霸言弱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本傳先主曰孤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據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不可圖荆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以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而和諸戎南無荆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陸機辨亡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法書鄧食其傳豪士賢才皆樂為之用東漢書贊曰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曹植為只贊書曰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本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咸京咸陽也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晚途值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為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齊賢曰晉書何無忌曰大南史劉裕不復能草間求活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贊曰劉向新序士亦華髮隨顛而後可用東漢蔡邕傳垂翼華髮人爵不升管鮑事見三卷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朝天

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人向月舞

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逢且欲醉春暉齊賢曰九域志涼州武威郡昔有銀臺門辛氏三秦記未央宮各紫微宮張良傳後五日平明方我會此古詩被服羅裳衣選詩蘋以春暉王贊曰選詩平生少年時鮑照詩風舞銀臺臨漢書叔孫通傳先平明沈約詩薄暮宿蘭池僕曰石傳終日春傳暮詩云既醉以酒楚詞臨風悅兮浩歌

駕去溫泉後贈揚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

許長吁莫錯還閉關齊賢曰史記鄼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乃以元以東彭城以西晉葛者管仲諸

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曾臆忽蒙

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齊賢曰各都篇白日西南

青雲之上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上贊曰鄒陽書曰兩主一臣剖心析肝昔移於浮辭哉王粲登樓賦氣交憤於曾臆曹植求通規規若垂二光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於雲霧車

陪鸞馬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惜顏色

金璋紫綬來相趨齊賢曰明堂位曰尊卑有度六氏之路注齊有

在馬也後漢靈帝時四日鴻都門亭生匠曰鸞都門各也於內置亭李唐

禁中亦飛龍廟為城備時大苑國橋小山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批馬

其下三集牛馬鸞工八馬子徐崇書身非王公大人各族之後士贊

曰崇書亦鼎四年馬止生陸注水中飲人馬之歌則供百官表丞相秦

官金印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五羖羊即

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王城曰蘇武詩結交亦相

因謝靈運詩米藥白雲公限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齊賢曰晉志京兆府昭應縣本

年置咸亨二年始各溫泉宮天寶元年更號山曰會昌六

年更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紫羅城置

百司及十宅七載省新

豐更會昌及山曰昭應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

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飛

齊賢曰太白馬宮詞明皇賞賜以宮錦袍手詩翻飛馬士贊曰前

四句事見一卷大獵賦注范雲詩傳瑞生光輝劉琨詩有馬不違

休息王粲詩尚非

鴻鵬孰能飛翻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

入曾懷間身騎白龜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裴個

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齊賢曰晉裴楷字叔則風

稱見裴叔則如近下山照映人也黃河出崑崙崑山在唐吐蕃中隸大

羊同國極西為最高共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地禹貢同為逆河

入于海列女傳鄭子晉者楚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子曰

顧吾与女千金子晉行不顧王贊曰漢高台傳徘徊往來息夫躬傳

亦馬徘徊兮司馬相如傳弭節裴徊淮南子注上下四方為六合其詞

贈崔侍郎

黃河一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齊賢曰孔安國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接古今以為津二秦記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

軍馬每暮春有黃黑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 崑墟 齊賢曰崑墟雅曰何出崑崙虛色曰郭璞云山海經曰何出崑崙...

崑墟 齊賢曰崑墟雅曰何出崑崙虛色曰郭璞云山海經曰何出崑崙... 崑墟 齊賢曰崑墟雅曰何出崑崙虛色曰郭璞云山海經曰何出崑崙...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人為國家李英才森森予戟擁靈臺浩蕩深謀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軍皆

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真成一豎子

(齊賢曰)此豎子李義深亦有當

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劔戟森森李義深莊子曰不可內於靈臺郭象注靈臺者心也蘇秦為縱張儀為橫太史公曰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二晉之人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史記項王入鴻門下謀軍皆被破後漢鮪期慎目大呼衆皆披靡衛青傳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曰起都人為武安君為秦將殺趙趙降趙長平卒四十萬人死坑之既籍曰世无英雄使堅子成名王贊曰離騷怨靈脩之浩蕩晉王粲字世將使亮見其倚躬發長嘯曰正足舒其逸氣耳高平陽人也以備皇后親為大中大夫後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曰起都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後遷為武安君以伐趙不肯行賂劔自殺一事並見史記本傳

雪讒詩贈友人 四言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嘗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匪瑕蓄此煩醜月出致譏貽愧皓首

齊賢曰劉公幹詩沈迷薄領書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不嘗不始於晨是之而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非非也左傳叔孫豹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雖久而不變此謂不朽孔子稱孟信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周易包荒不遐遺左傳瑾瑜匿瑕詩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王贊曰後漢張衡劉縯疏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智者貴焉左傳人誰无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能補過者社稷之固也李少陵感悟遂晚事往日遷白璧何詩曰努力心宗明德皓首以為期

辜青蠅屢前羣輕折軸下沈黃泉眾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具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燄爍

山發自織煙艾蒼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播于八

垠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祭予之貞堅賢

曰白頭吟曰信蒼蠅注蒼蠅之為蟲汚白使黑詩青蠅大夫刺

幽土也管管青蠅止十幾其弟君子无信讒言漢中山靖子勝曰衆

口鑿金積貯積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詩曰萋斐兮變兮成是目錦彼

諸人者亦已太甚張儀傳曰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鑿金積毀銷

骨蘇秦傳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同斧柯丁鳴曰

壤崖破巖之水原白涓涓下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詩讒人罔極交

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舉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攬其甕

中而飯之少選問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紫

故饋回曰不可向者始煤入既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笑曰

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也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高誘曰矣

煤煙塵也矣讀作臺說苑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

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

十衣中往過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

蜂使昔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陸士衡君子行曰撥蜂滅天

道拾塵感孔顏王贊曰鮑照詩一去求滅入黃泉司馬彪詩上凌青

雲霓殺梁博曰軍士黎然皆笑郭璞詩黎然啓玉齒蔡邕釋論曰懼

煙炎之燬燔注煙炎火之細微者師古曰燬本音延孟康曰燬地刀

八際也孔子家語孔子死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食竊

圍而出告余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

墨墮醜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

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政節即可稱於仁廉哉子貢曰

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君願

仁父矣難汝有二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君願

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墨墮醜之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

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

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列女傳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

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其子伯封為太子言於吉甫曰

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

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其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

追之已投于河矣東方朔非有先生傳曰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哉漢書孝惠紀遭呂太后廢損至德悉夫彼人之猖狂不如鵠之彊彊彼婦人

之淫昏不如鷓之奔奔望湯君子無悅簞言擢髮續

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織

有人雲五色貝而不雨其下有賢
人隱矣峴山事見前第五卷注
駢辭辭故園昂藏入君門

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
齊賢曰漢趙青詩伊優比堂上駢
辭倚門也古詩玉帛聘賢良詩告

之話言士贊曰南史高昂字放曹其父以其昂藏故曹故以各字之
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注曰公門君門也楚詞君之門以九重書云
五玉一帛又云毫墨時灑落探玄有奇作者論窮天人
自一話一言

千春秘麟閣
王贊曰揚子或曰述而不作文何以作曰其事則
述其書則作商史流傳傳曰筆勢縱放實天下之
奇作者子天論篇明於天人之分可謂至人矣二輔黃長揖不受

官拂衣歸林巒
齊賢曰漢書劉食其長揖謝靈運詩長揖九州
牧拂衣五湖裏王贊曰左思詩云功成不受爵

長揖歸
田廬
余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相思在何處柱樹

青雲端
齊賢曰漢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號曰金馬門又曰承明金
馬若作之庭王贊曰金馬門特詔著作之所見一卷注按
李白本傳曰白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作是詩必此時也蘇武詩生
當長相思淮南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阿孔稚圭文十青雲而直上

贈饒陽張司戶燧
燕魏太守齊賢曰唐深
州饒陽郡治饒陽縣

朝飲君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前

齊賢曰嵇康詩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鄭文毛詩箋鳳凰之性非
梧桐不栖王贊曰蒼梧碧海並見前注後漢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
所栖詩云椅桐梓漆注曰椅桐屬草木疏曰梓實

攀嵇嵇曰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
齊賢曰漢書司
馬相如字長卿

少時名犬子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各相如顏延年詩攀嵇亦鳳舉謂
嵇康也漢張良字子房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隨其後下
顧良取履復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與良期乃
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也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乃太公兵

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二山期着鞭
齊賢曰蜀志劉
先主曰日月如

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
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平者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晉書
劉琨曰嘗恐祖生先吾着鞭于贊曰劉琨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
西流鮑明遠詩曰容華坐消歇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

晝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元窮化

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真筌
齊賢曰阮嗣宗詩白日忽蹉跎
後漢費長房傳故南市中有老

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見之因性
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許詢詩一時排真筌

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許詢詩一時排真筌

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許詢詩一時排真筌

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許詢詩一時排真筌

賈曰謝淑原詩良遊常陸此莊子有人間出篇楚詞驥垂兩耳中坂
蹉跎漢董仲舒傳天者羣物之祖也顏延年詩殘碎盈化先毛詩携
行

贈清漳明府姪聿

齊賢曰唐相州臨漳縣具州漳南
縣禹貢冀州覃懷底績至于洺漳
孔安國注漳水橫流入向蓋河水濁漳
水清故曰清漳以詩攷之當在臨漳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日為蒼生憂

小邑且割雞大刀竹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

齊賢曰張孟陽詩木落柯條森顏延年詩仲容青雲器晉書安石一
起當如蒼生何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震為雷卦曰震驚百里漢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
龜谷東北至蔚海軍城入向阜城唐魏州武邑縣北三十里有衛
障石堤衛水縣引障水北流貫城注陸士寶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
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正義曰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
道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唐祖老子白與
律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之事毛萇詩注葉世也柯條猶枝分派別
之義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室固萬葉類延年曲水詩序曰
拓出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曰太乙乃召移居中
洲文中子中說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志動其言證其事以蒼生
為心乎又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

心漢息夫躬傳邊境雷動山海經少山清漳水
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劉楨詩竄身清漳濱
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真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

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

齊賢曰冀州有堯壇
堯臺九域志相州古
柏人城皇甫謐帝王紀堯所都也淮南子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
皓白未始有與雜揉者斯其真也歐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漢
食貨志志眾庶街巷有馬阡陌間成群師古曰田中之行阡也唐書貞
觀中外戶不閉王贊曰絃歌見前絃歌詠唐堯者即康衢童謠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及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意簪組者只
是博換簪纓二字釋曰絃屬小者為堯樂脫落隱簪組者隱於簪纓
之間乃大隱居處及吏隱之意猶東方朔所言避世於朝廷者是也
此兩句使事而不為事所壓學者正好看大匠手段易君子求賢德
使居位化風俗揚子曰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晉書阮籍贊
曰餐和履順以保天真禮記郊特牲注唐虞以上曰太古後漢明帝
紀十二年牛羊被野光武紀十六年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史子產為
相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前漢溝洫志史起為邾令引漳水灌邾
民歌曰邾有賢令兮為史公東漢明帝紀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
里有非其人受其殃王粲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舉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
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晝成羣綠

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

齊賢曰劉向說莊趙簡子謂陽虎曰

堤黃河之堤綠水清漳之水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煙楊惲書曰婦趙

女也古詩札弄機杼孟子雞鳴狗吠相聞士贊曰晉書潘岳字安

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何晏景福殿賦綠水浩

浩淮南子上際青雲司馬彪詩上交青雲覽史秦李斯傳佳台窈窕

繫辭曰冷谷誨淵 訟息鳥下階高卧披道帙蒲鞭掛簷

枝示恥無撲扶琴清月當戶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

言陶然上皇逸

齊賢曰魏了曰禹治天下開廷之問可以羅雀

劉寬為南陽太守中人有過但滿鞭罰之示辱而已左傳一鼓攻虜

何傷南史謝靈運不交交接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

者惟當明月 王贊曰南史陶潛嘗言五六月 白玉壺冰水壺中

見底清光洞毫髮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

播高名過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

齊賢曰姚崇冰壺識曰

子對之不心乎清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比齊宋士良為清何太守

盜賊奔跡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老人

丁金剛送之位曰老人年九十記二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撤

底選詩故累不成妍公孫贊傳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台大如礪土

贊曰史周紀古公積德行義民歌樂之頌其德

漢貢禹傳古者天下家給人足而頌聲並作

李詩註卷九

贈臨洛縣令皓弟

時被訟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絃琴

釣水路非遠連鰲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爾相招尋

齊賢曰九域志洛州臨洛縣陶潛為彭澤令郡遺督郵至縣吏白應

東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

去縣賦歸去來辭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徽絃不具每撫而和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老子大音希聲列子龍伯之國有大

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

而連六鰲王贊曰莊子子貢茫然自失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

恥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羣一擊九千仞相期凌紫氛

齊賢曰漢書郭林宗司徒黃瓊之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或問汝南

郭傍曰郭林宗何如人傍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

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歎德惟郭有無愧色耳論語不

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易曰貴而無位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
食乎宋王九齡曰鳳亦不食錢而安食賈生吊屈原賦曰鳳凰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劉公幹贈從弟詩鳳凰集南岳徘徊於樹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王贊曰中書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取作禮樂焉漢書晁錯傳曰今執事之臣皆
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之清光說文云鳳飛群鳥隨以千萬數

鄴中玉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

教授業於西唐山中注山今在唐州胡陽縣
西北關氏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核復將落葉并
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心誰見明
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間沉憂亂縱橫

一曰飛蓬逐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詩海有良朋維實政論濟時
何無忘傳草澤間當有英雄選詩沈氏令人老王贊曰謝靈運詩天
下者未定託身早得所古詩離家千里客感感多思復李陵詩風夜
一失所傳玄詩落葉隨風摧記檀弓申生曰夫何行如之漢書耳傳
野無交兵曹植詩曰四海無交兵南之真循敗劉毅于桑落謂衆懼
劉裕曰今兵士雖少尚足一戰若其討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

能於草間求活吾志決矣沈文秀傳也命草間蓬
飄飄不得意

昨發南都城紫鷲橙上嘶青丘一匣中鳴投軀寄天下

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琊人龍蟄事躬耕

京之南故曰南都沈文詩紫鷲光陸離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尺
一曰紫鷲鷲莊子馬蹄篇曰編之阜棧音義曰阜橙也張版及論曰
音薛武驪於鋒鏑陳孔璋檄云秉青萍一將之器呂延濟曰青鷲
名也選詩長嘯傲清風諸葛亮瑯琊人躬耕龍首司馬德操以為伏
龍徐庶以為龍王贊曰漢司馬相如傳飄飄然有凌雲氣滿天地
間意劉向新序宋王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賈誼
傳吁嗟所歎應劭曰默然不得意也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矣
斯常羅紫燕頰延年赭白馬賦將使無駟驚綠蛇衛獻王子年拾
遺記觀項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則飛飛指其方則
赴未用時則在匣中常如龍虎吟鮑照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
鳴選詩投軀報明主長嘯若懷人漢書酈食其傳豪英材皆樂為
之用班固貢賦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

富貴吾日取建功及春榮我願執爾手爾方達我情

相知同一已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

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

齊賢曰史記之蔡澤傳從唐舉相如薛舉
視舉大曰信田貴五巨所自有所不知

者壽也易曰言不盡意士贊曰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身不離於今各按此詩其作於祿小將反之際半當祿山發反之時
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太白亦一言而不敢聊因詩以
發舒其憂國之情乎太白平生任俠亦有志斯世者於此詩樂可想見於八

贈華州王司士

決西

淮水不絕濤瀾高 盛德未泯生英髦 知君先有製朝堂

器今日還須贈寶刀

（屬贊曰）王派傳王尊初度使郭景

傳成盛德必百世祀詩丞我髦士祖仲曰謝安乃有制堂之量不器將
器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者曰為三公可服此
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
也王贊曰傳李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曰盛德不泯義有祀典則漢
禮樂志迪用英髦以致太平後漢虞翻傳儒者謀諫廟堂蜀志許靖
傳評曰靖以有名譽將濟以為大較有卿廟之器當贊禱別傳云禱
使吳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此然詞不
與禁暴亂者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建大漢室臣雖暗弱不負來願願梁
傳孟勞魯

贈盧徵君昆弟

（士贊曰）按盧徵君名名馬字顯然官書
有傳天其先范陽人傳傳善書畫

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君不至五年再徵不至東都諸
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管草堂及卒
帝賜萬錢鶴所居
室自號寧極云

明主訪賢逸雲泉 今已空二盧竟不起 萬乘高其風

河上喜相得 壺中趣每同 滄洲即此地 觀化游無窮

水落海上清 蒼髯背觀方 蓬遊君弄倒 吾攜手凌星虹

齊賢曰晉書安石不起神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嘗讀老子漢文
駕從而詣之壺中事見上徐元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滄洲
上有父視山人多不死莊子黃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神仙傳王遠曰遠過蓬萊水又清淺如往曰列子巨鼈十五以首戴
五山始時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倒景之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在下也王贊曰雲泉見四卷註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列仙
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為壺于河之濱常讀老子
道德經時文帝好老子之道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
經章句二卷帝拜受異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莫知所長房於
公者不知其姓名費長房為市錄時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常懸
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轉足跳入壺中入莫知所在長房於
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公知長房篤信語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
來長房如其言而往公曰卿見我跳入壺中時便隨我跳自當得
長房承言試為長足不覺已入既入之後不復見壺但見樓閣五色

重門閉道公左侍者數十人公語長房曰我昔仙人也天曹見謫
下照故其景倒沈約詩一舉凌倒景劉孝標論晉生虹樞電又見前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
一遭龍顏君嘯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
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水
故友不相識新交寧見矜摧殘檻中虎羈縻繫上鷹

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

無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可馬遷書曰其文氣體受辱既嗣
存也漢高祖隆淮龍顏張茂先詩挾纊如懷冰司馬遷曰益虎在深
山百獸震驚及在檻笄之中搖尾而求食鮑明遠東武吟昔如羈上
鷹今以檻中按說文請臂衣也黨書請形如請以縛左右手於爭便
也孫盛補長沙太守家貧頗無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不効盛與
桓温殘日州遣從事觀察風聲造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
之用徘徊湘中將似雁鳥温得成道從事重按之賦私恨藉王齊曰

陸機詩今我獨何為增嘆懷百憂又情懷坐榻仍古樂府有苦寒行
暑月亦有霜氣淮南子置接盤中與地同非不可清也無所待其能
也東漢二十八將傳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宿勇管肅記王猛隱于華
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
主慰翼待時候風雲而動

贈崔侍郎

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諾曾襟
但仰山嶽秀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

齊賢曰蜀志曹操獲徐庶庶無辭志上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
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家語操曰孟孟
事見三卷注孟孟子諒詩每憑山海無觀高深詩高山仰止又攜手同
行一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齊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曹植
詩一顧千金重王贊曰宋玉大言賦長劍飲介詩天外晉張翥曰不
如即時一林酒莊子方寸之地虛矣沈嘉士賦序積成山嶽相輝
新論曰子貢與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知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
薄後一切去又三河知海之深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再顧傾人國君

乃軒轅佐子明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技落鷲禽不
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

齊賢曰軒轅黃帝名也揚遠長相易疏
子曰即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以銷

竟莫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

二室凌青天二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死疑麻姑仙

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隸河南有鹿茸事類二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於嵩山下種之一年二花白色香美郭璞詩驚鴻乘紫煙蓬萊在東海中故曰蓬海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蔡經家令與麻姑相聞使還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而先受命當授行蓬萊今便暫往還便親觀如此兩時問麻姑至先聞人馬簫鼓聲經家見之是好女年十九許子贊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道在

喧莫染跡高想已綿時祭金鵝葉屢讀古苔為八極

恣遊憩九坡長周旋下瓢酌鎮水舞鶴來伊川還歸

東山上獨拂秋霞眠羅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齊賢曰濯

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許慎注八方之極也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下并八極登封縣西京東南一百二十里有鎮陽鎮舊隸陽縣鮑明遠有舞鶴賦伊陽縣在西京南一百六十里有伊關鎮北山後文春羅罷月士贊曰莊子道惡乎在左傳奉以周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其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頽水之陽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

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訖掛於樹上齊賢曰嵩山為中嶽楚相鶴經曰鶴復七年與子舞又七年無痕節潛光隱嵩嶽鍊鳧

栖雲帷霓裳何飄颻鳳吹轉綿邈齊賢曰嵩山為中嶽楚希董詩馳道聞鳳吹士贊曰一紫文靈書修行二十四事有制七鳧之法以七鳧流落遊走纖濁或交通血食往來鬼魅或共死尸相關或

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鳧之疾也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有鳧端有白蒸漸入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呪如法則七鳧制鍊矣曹植詩羅衣何飄颻何劭詩嗒然心綿邈于逸楚詞注縣縣細微之思又曰魏遠也世康琴賦翩翩飄颻綴音迅越遠而

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隸河南有鹿茸事類二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於嵩山下種之一年二花白色香美郭璞詩驚鴻乘紫煙蓬萊在東海中故曰蓬海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蔡經家令與麻姑相聞使還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而先受命當授行蓬萊今便暫往還便親觀如此兩時問麻姑至先聞人馬簫鼓聲經家見之是好女年十九許子贊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道在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

錦骨誓相學士贊曰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閉居東方朔在側忽西王母至授帝以瓊笈紫書之文

曲素訣辭長生紫書詩見一卷詩

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召士贊曰見前贈盧徵君題註

陶令醉彭澤梁鴻入會稽齊賢曰東漢書梁鴻字伯齊與妻

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意之歌曰步皮北芒兮意願見帝京兮意宮室惟鬼兮意人之幼勞兮意遠遼未央兮意蕭蕭兮聞而米之末鴻不得乃易姓安期名耀字疾光與妻子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在廬下

為庶人貨者每歸妻為其食不敢於鵠前仰
視舉世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
我尋高士傳君與

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

向關西齊賢曰漢詔書皆到以武都紫泥東漢書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四傳覽無不窮究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揚伯起常容居於胡不答州郡備命數十
年家云晚暮而愛志愈篤于質曰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
風鮑照詩雲卧心天
行又初交遠遊丹壑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搏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

來猶能簸却滄溟水時人見我指殊調見余大言皆

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齊賢曰南史

今齒冷孔子曰後生可畏孟子此之謂大丈夫士質曰大鵬事見一
卷注莊子六言炎火火小言盛言楚詞有宋玉大言關北齊崔瞻為三
格議魏收議訖笑而不言瞻曰瞻議若是當贊其所長若非當詰其
不充何容讀國上議文直此冷笑前漢書絳灌之屬與賈誼曰絳灌
人年少長此言而以此太
白之作今輩在卷末

贈張公洲革虺士

列子吾鄭圃不將眾庶分革侯道南浦常恐楚人聞

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濱

時登張公洲入歌不亂羣井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

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

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列各世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
國言鄉大夫視之猶眾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唐
萬州治南浦縣乃三巴之地非此莊子子真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真

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一日侵百畦夫子不欲乎仰而視
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車前軛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各曰槔為
圃者於然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機心存於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司馬氏李氏什槔桔
槔也又曰孔子逃於大澤入歌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史貨頌傳刺繡
文不如簡市門漢書鄼食其長揖不拜僕志郡太守挾二十石從漢
書鄼官出率百里論語吾黨之小子在簡士質曰陶潛詩幼生瓜田
中陸機文賦誦
先人之清芬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